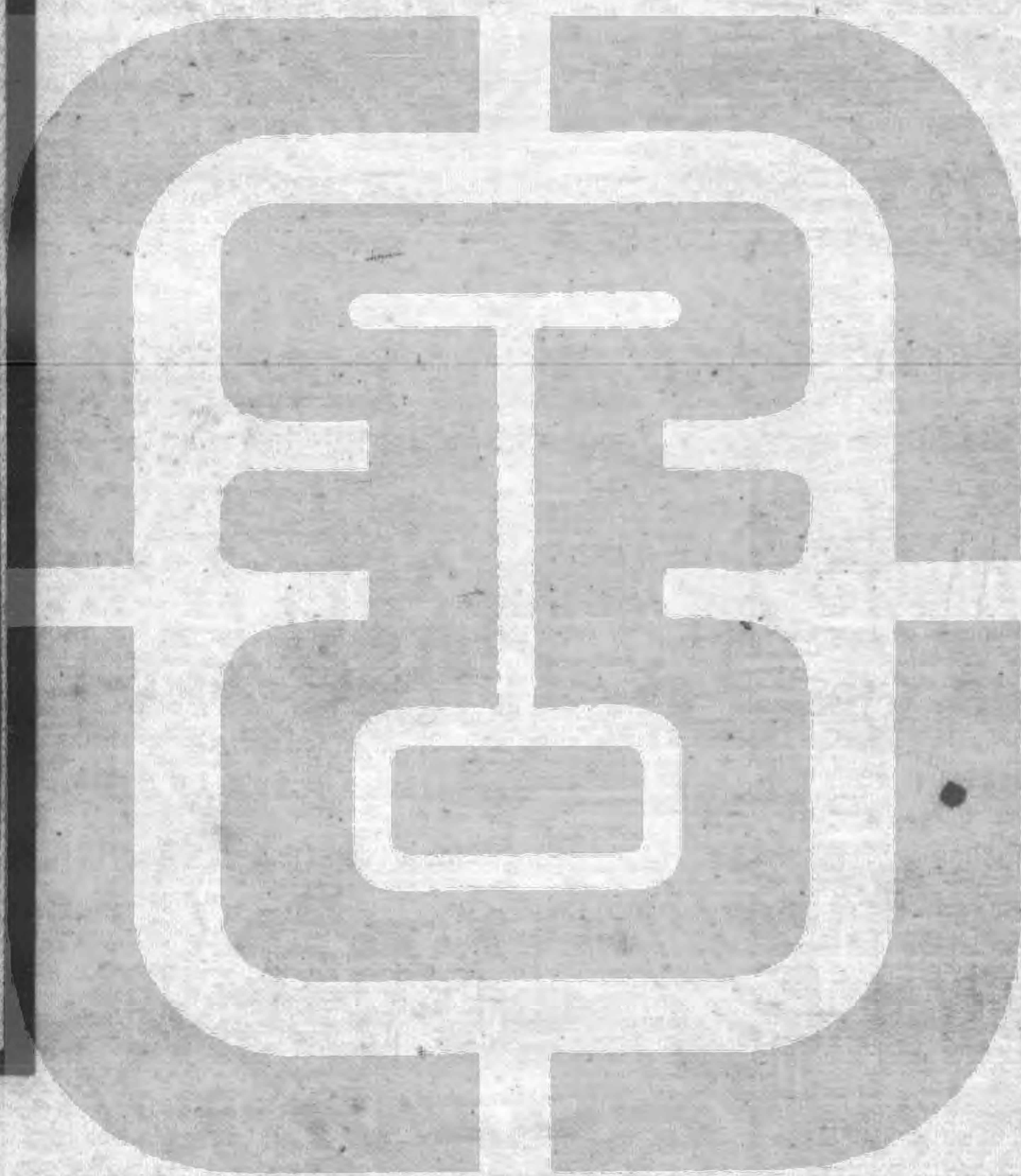


淵鑑類函

卷一百三十之卷一百三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政術部九

禮賢

任賢

得賢

知人

不求備

賑卹

得民

擅賑貸附

求糴

興利

方略

勸課

禮賢一

**原**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孟子曰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齊人削取八城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昭王避席願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禮賢



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  
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  
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  
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  
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  
之材至矣 **增**漢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曰孝  
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  
庶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  
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  
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

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  
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 **經濟類**  
**編**賈誼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  
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取師之禮出位而朝之  
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  
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  
令召矣 **劉**向曰游江漢者託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  
欲伯王者托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  
船乘也 **晉**書曰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  
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皇甫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



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芟芟  
易之明義元纁之贄自古之舊也若湯與文王或身即  
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  
禮不備貞女恥之况命士乎 經濟類編曰唐代宗嘗  
問關播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  
之爲理代宗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廣加搜訪須  
能者用之若何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辭  
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 唐書李  
絳謂憲宗曰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  
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 又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

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  
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 事文類  
聚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  
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  
旁喝相公尊重客踧踖起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  
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自是羣公稍效之

### 禮賢二

**原**左傳曰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  
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  
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



無不恤也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爨以犧豕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 **增**經濟類編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

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居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飭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史記曰子貢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又曰

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人亦苦矣穆公于是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 **原**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賫金

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篋履無怵惕



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  
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  
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史  
記曰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  
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  
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又平原君傳曰虞卿者遊說  
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  
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戰國策曰燕昭王  
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敢問以國報讐者奈  
何對曰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

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于燕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  
郭隗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于隗  
者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士爭湊燕 西京雜  
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  
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  
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  
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  
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  
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增漢書曰初楚元王交禮待  
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致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



戊即位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事文類聚曰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罷朝欲候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聽強諫反兩立閭巷 李膺有疾不通賓客惟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原**魏志曰鉅鹿張璠學兼內外前後辟命並不就後遷居任縣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璠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吳志云周瑜

薦魯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衆賓罷退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 又劉基傳云孫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增**事文類聚曰劉麟之少尚質素車騎將軍

桓冲聞名辟爲長史固辭冲常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愧詣其父 又曰郭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晉書曰元帝遷鎮東大將軍遺賀循書曰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餐服元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執策柴車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



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志在竭節耳羣望顛顛實在君侯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遣參軍某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 宋書曰羊欣常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將軍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是益知名 唐書曰自德宗朝宰相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裴度以方討不庭宰相宜日接多士冀有所得因奏請通賓客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干宰相至今宰相私接士度之請也 宋史高宗時侍讀范冲薦尹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

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始就道至九江又疏辭張浚當國言其拒劉豫之節且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津送至國門 元史元世祖在潛藩以安車迎李俊民延訪無虛日 明紀事本末明太祖為吳王時既下處州遣使以書幣聘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明年三月基等至建康入見喜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禮賢三

原築臺

懸榻

郭隗謂燕昭王曰王欲禮賢請從隗始昭王乃築臺師事隗於是樂毅自魏往

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也 後漢樂安太守陳蕃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致之而不

政術部

尚書禮賢

禮賢



名特為設一榻去則懸之璆字宣  
引車見朱亥 避

之案與徐孺子事不同並存之  
寢舍蓋公 史記魏有隱士侯生為夷門抱關公子欲厚

中願枉車騎公子乃引車入市侯生下見朱亥睥睨久  
立公子顏色愈和 漢書曹參為齊相聞有蓋公善治

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公為言治  
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乃避正寢舍之 降尊就卑

以貴下賤 大得民 隗囂與馬援共臥 關張與先主

同牀 後漢馬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  
使大中大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隗囂與援

共臥起以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蜀志云先主為  
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

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 增 栖筠執經問義

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增 栖筠執經問義

身執經問義 元史吳澄字幼清力聖賢之學侍御史  
程鉅夫奉詔求賢 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

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 曰是人是非持刺字俛  
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吾將見之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  
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 又曰其貧懷金欲為餽

薦師道亦屬觀延之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  
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不書諭以章公降屈年

於今而親於王公幸孰大焉然先王之制士尚矣乃特見  
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蔽必至自鬻故謹其

始以為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復無平生之舊  
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功

也若昧中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車候公於東門  
謝事幅巾義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車候公於東門

外尚致意焉終不往 改名高陽里 更署浩然亭 唐

相又致意焉終不往 改名高陽里 更署浩然亭 唐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  
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

八人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為高  
陽里又曰樊澤為節度使時孟浩然墓碑壞澤乃更

政術部 崇盛頁山卷一百三 禮賢

懷金訪師道 守禮絕章惇 宋史陳師道初遊京師

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 曰是人是非持刺字俛

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吾將見之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

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 又曰其貧懷金欲為餽

薦師道亦屬觀延之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



為刺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躬至簿廳獨拜牀下授烏程主簿郡守

致之幕下事一決于午守張忠恕浚之孫也薦午尤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至簿廳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彩衣奉觴上壽邠人榮之

師禮王栢趙汝騰守發延聘請講辭不就景定五年延聘何基

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理宗立授史館校勘終亦不就也又曰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

王栢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李密修弟子禮彌遠

置人才簿唐書徐曠字文遠性方正舉動純重竇威楊元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隋越王侗署國

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為伊霍繼絕扶傾吾雖

老猶願盡力如為莽卓乘危迫險則僕髦矣無能為也後歸高祖宋史呂午為烏程主簿史彌遠雖非賢相

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午治縣之政亦書之

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謁特

迎出還刺不通書幣不啓北齊神武東出李元忠載

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

言公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脯食之謂門者曰本

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遠見之與張浚為相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灌園少與張浚為布衣交

浚為相馳書函幣屬豫章帥及漕臣親造其廬帥漕乃

屏騎從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土銜竹几地無

遠塵案上有漢書一冊遂叩其鄉里曰廣漢因言張德

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客起而言曰張公令其第長于

濟大業因出書幣真几上請共載不可期以詰朝旦跡

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

禮賢四

政術部

淵盤頂函卷一百三十一

禮賢

九



**原吐握** 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  
**灑埽** 任延為會稽都尉有龍丘萇隱

居三公連辟不到延灑埽其門遣功曹奉謁相望于道  
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生死備錄遂署議曹祭

酒尋 **屏後記語** 孟嘗君在薛每待客坐語  
卒 魏文侯師田子方太子擊遭于道與賓客語 **車下伏**

謁為禮擊因問曰富貴驕人乎貧賤驕人乎伏謁子方不  
侯驕人失國大夫驕人失家貧

賤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無忌下士** 魏公子無  
士無賢不肖謙而禮交之士爭 **董允下士** 蜀志董允

往歸之諸侯不敢加兵于魏 **董允下士** 蜀志董允  
費禕典中軍期遊燕嚴駕已辦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

見允將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舍此就彼實非所宜乃  
命解禕等駕 **執轡愈恭** 史記信陵君傳云魏有隱士

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史記信陵君傳云魏有隱士  
夷門監者公子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

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  
坐不讓欲以觀公 **倦不敢息** 說苑魏文侯見段干木

子公子執轡愈恭 **倦不敢息** 說苑魏文侯見段干木  
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

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  
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  
賞又責吾禮 **特設一榻** 以禮請署功曹釋既謁而退

蕃在郡不接賓客惟釋 **為設几杖** 帝後漢鄭元傳云靈  
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為設几杖** 帝後漢鄭元傳云靈

軍何進聞元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  
元不得已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

以幅巾見 **起客館** 漢書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  
一宿逃去 **起客館** 漢書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

賢人與 **舍上舍** 戰國策云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  
參謀議 **舍上舍** 戰國策云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

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  
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苟可廉齊貌辨者吾無辭

為之于舍之上舍令 **魏王郊迎** 使者聘孔子魏王遣  
長子御之旦暮進食 **魏王郊迎** 使者聘孔子魏王遣

久聞下風願 **公孫虛館** 魏志管寧遇天下大亂 **駕**  
委國先生 **公孫虛館** 魏志管寧遇天下大亂 **駕**

**車而往** 典略云范蠡楚宛人被髮佯狂文種為宛令遣  
政術部 **車而往** 典略云范蠡楚宛人被髮佯狂文種為宛令遣

禮賢 **禮賢** 禮賢



而擁彗先驅王史記燕昭

躡履起迎前漢雋不疑傳

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  
劍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  
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  
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

迎起 擊履而起

魏志邳原傳云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  
往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

守諸君必皆來迎今日明旦度將至矣其不來者獨有  
邳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  
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  
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渴之心謁訖而出 屣履

造門

後漢書鄭因傳 衣不及席續漢書 文信待賓

史記呂不韋傳云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  
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  
亦招致士厚遇之 田伯好士韓詩 淮南養士前漢淮

至食客三千人 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公

子愛客

魏曹植公讌詩公子 寫范蠡之狀國語范蠡

君王勉之臣不復進于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  
莫知其終極 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禮徐穉之墓

吳志顧劭為豫章太守下車祀 修魯

子之舍

說苑云魯人攻鄭曾子辭于鄭君曰請出寇罷  
而後復來請姑母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

守先生之舍魯人果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  
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 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  
魯子之舍而後復迎之 軾段干木之閭新序云魏文

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 朝隘巷之

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 見窮閭之士

士戰國策李疵觀中山之君所傾蓋與 趙文侯 倪寬卑體下士前漢倪寬為左內史勸農業

韓子云 倪寬卑體下士前漢倪寬為左內史勸農業

趙文侯 倪寬卑體下士前漢倪寬為左內史勸農業

與下不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 定國迎師執經前漢



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  
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  
敬甚備學士咸稱焉 **楚王郊迎至舍** 說苑田忌去齊奔  
齊王

**迎之於門** 戰國策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  
見斗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還報王曰先 **接以師友**

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于門 **之道** 後漢班彪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  
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

河以西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  
見舉司 **待以交友之禮** 吳志虞翻歸孫策命為 **周**

隸茂才 **公下白屋之士** 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  
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 **齊桓下布衣之士** 韓子

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 **平原君側行敝席** 史記駟衍重于齊適梁梁惠王  
公桓 **平原君側行敝席** 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

側行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 **燕太子**

**側階迎光** 史記鞠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  
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

子願圖國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  
迎却行為導 **九九薄能因為禮之** 說苑云齊桓公設

跪而蔽席 **九九薄能因為禮之** 庭燎為士之欲造  
見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

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  
以見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乎

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賓客所歸傾**

**分之善莫不加禮** 後漢孔融傳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  
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 **賓客所歸傾**

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賓客所歸傾**

**心折節** 後漢 **折節待士坐不重席** 典略 **聞粲在門**

**倒屣迎之** 魏志王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

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

政術部 **禮賢**

禮賢

禮賢

禮賢

禮賢



盈坐間察在門倒屣迎之祭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驚豈曰此王公孫也亦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倒屣 晏聞弼來倒屣迎之 世語云何晏為吏部郎時賓客盈坐聞王弼來

居常蔬食 勞謙接納坐無空席 晉書王渾為安東將

附頗懷畏懼渾拊循羈旅虛懷綏納坐無 士雖徒步

皆與鈞禮 前漢于 士無貴賤與之抗禮 後漢袁紹姿

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傾心折節莫不爭赴 入

與共食出與同衣 說苑宋司城子罕之貴子罕也入與

從子罕來復召子罕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罕也君

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貴于君之忠臣乎子罕曰

吾惟不能用于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罕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吾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

樹以從我者奚 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蜀志先主傳曹

益于吾亡哉 同席而坐同簋而食 魏書劉平結客刺

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

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

無所揀擇 同輿而載共帳而寢 吳志太子孫登傳云

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

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僚屬略用布衣之禮與休等或同

車而載或 愛敬君子不恤小人 蜀志張飛傳云羽善

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

既過差又日鞭笞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貴而能降 降心相從 增幸異其禮 漢書東方朔

言可用幸異其 結襪 漢書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常召

禮不可用罷之 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

曰吾襪解顧謂張釋之跪而 延置上坐 後漢書趙壹

字元叔舉郡

政術部

尚書員外郎卷一百三十一

禮賢

三



上計京師司徒表逢受計吏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元  
 叔獨長揖逢令讓之曰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酈食  
 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遠訝哉  
 二千石不如縫掖  
 後漢王符字節信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  
 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  
 起既入問曰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曰王符在門規  
 素聞符名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攜手而還命坐極  
 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復令就家致聘唐書  
 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復令就家致聘唐書  
 建中時張鑑為相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  
 詔除集賢院直學士鑑以為禮輕恐士不勸復令州縣  
 吏以綯百疋粟百石就  
 破械致禮唐書李懷光辟李  
 家致聘佐時卒不至  
 獨引同榻唐書  
 反鄜與高郢刺賊虛實白諸朝懷光覺  
 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  
 李擇言以吏治稱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  
 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  
 視若布衣交  
 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  
 請為忘年

**交**唐書陸贄調都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鑑有  
 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  
 使我急

**賢詣子**沈傅師字子言父既濟有良史才拜左拾遺傳  
 師貞元間舉進士時給事許孟容禮部侍郎權

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于孟容孟容曰我故  
 人子盍不過我傅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

公舉矣故不敢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  
 幕下安得此

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  
 幕下安得此

人唐書封常清投牒高仙芝竄名儵中及靈晉遣仙芝  
 躡敵禽馘略盡常清于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

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  
 乃大駭及還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

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儵封常清也眺  
 先進皆與鈞

禮唐書天寶初蕭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  
 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

下**九齡**改容小友唐書李泌年九歲時名見張說賀  
 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  
 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蕭軟美可喜必在旁

政術部  
 禮賢  
 禮賢



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  
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拜以三老之禮

崔鴻北涼錄沮渠蒙遜令曰祕書郎中燉煌劉彥明  
學冠當時道光區內可授元虛先生拜以三老之禮

**待士以布衣之禮**  
後秦錄太尉文成公姚顯字子章興  
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虛傳授待士以布  
衣之禮或昏夜靜處與賢士談論政事  
詣門禮士

孝宗朝王十朋歷知饒州夔州湖州  
識其車音  
宋史

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邵雍堯夫恒相從  
遊為市園宅雍出則乘小車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  
迎

**豈得吏之州縣**  
宋史湯漢字伯紀知名當時真德  
汝騰薦於朝廷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  
暨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  
軍中事

**以師禮**  
宋史靖康中穎陽王忠民數言邊方利害於朝  
致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號鎮撫使  
董先於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

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  
維楊果李微薛元咨訪治道商略古今  
執饋  
又曰

董士選延吳澄于家親執  
冠遊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兩學  
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  
以曹屬  
折行輩與交  
又曰元李孟七歲能文儻有  
御之  
折行輩與交  
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

古今治亂開門受徒遠近爭從之一  
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  
省臣皆呼先生  
又曰元周仁榮字本心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後  
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  
此

**行必致葉李**  
又曰葉李字太白南宋末以太學生上書  
省及宣憲爭辟之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相威  
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名上世祖大悅即授浙西儒  
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致丞相安童書李乃幡  
然就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  
論之曰此行  
虞集折節古學  
又曰虞集為學士時凡  
必致葉李來

政術部  
禮賢  
虞集折節古學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政術部  
禮賢  
虞集折節古學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政術部  
禮賢  
虞集折節古學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政術部  
禮賢  
虞集折節古學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政術部  
禮賢  
虞集折節古學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政術部  
禮賢  
虞集折節古學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政術部  
禮賢  
虞集折節古學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政術部  
禮賢  
虞集折節古學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政術部  
禮賢  
虞集折節古學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政術部  
禮賢  
虞集折節古學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政術部  
禮賢  
虞集折節古學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折節 宜居師範之選 又曰陳旅字眾仲為閩海儒學

一見奇之與俱至京師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然歎

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與雍

古文口游譽以旅博學 安車召之於家 又曰耶律有

多文宜居師範之選 如漢聘四皓禮 又曰

酒以親老辭職歸大德末朝廷 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

思用老儒以安車召之於家 皆以賓禮延見 又曰熊

懿字元甫力學強記尤深於易禮春秋至元七年與許

衡并召恭懿不至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

四皓者以聘恭懿遣郎中張 皆以賓禮延見 又曰熊

元智為書致命乃至京師 皆以賓禮延見 屬僚待

與可豫章人咸淳間進名公御皆以賓禮延見 屬僚待

者凡居南昌者朝廷名公御皆以賓禮延見 屬僚待

以上客 或曰劉賡至元時累遷御史是時御史中丞崔

則待以 密請勿殺孝孺 明紀事本末燕王發北平僧

上客 密請勿殺孝孺 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曰南

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

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燕王首肯之

任賢

原好士則至 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

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 用才

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 授

棄邪 然于是不忠苟有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授

方任能 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拔

賢舉善 汝南先賢傳云薛勤 舉賢用之 韓非子云郢

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

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

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 選吏委任 王隱晉

大悅國以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王 選吏委任 書云王

政術部

甄拔隱屈

王隱晉書山濤

檄為文

二年輿人歌之

任賢

檄為文



學魏志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

孔曜薦輅于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

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

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

及羽儀之時徽於名署戶曹鍾離意為瑕丘令民桓

是辟為文學從事大舉劉毅晉書劉毅傳平陽

重辟郇恁東觀漢記郇舉劉毅太守杜恕請毅為

曹功任以郡職後漢劉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

陰代其政後漢韓稜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與中風病不

與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

案驗吏以稜掩蔽與病專典郡職遂至禁錮顯宗知其

忠後詔風聲大行後漢陳寵為廣漢太守州境獲

特原之風聲大行用良吏王渙顯云云

寧王隱晉書云王仲不遺治世才抱朴子曰善用木

節而損干雲之梓善用人者不所至聘賢士漢書韓

以名行之不著而遺治世之才

穎川守尚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拔孟嘉為勸學孟

聘其賢士納諫爭姦人莫敢入界辟漢屬居大位每

傳云庾亮辟李固為中郎後漢梁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

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董昆清約守

郎于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

以顧和為別駕龐統州里所信召為功曹荊州先德傳

駕宜得其才龐統州里所信召為功曹荊州先德傳

郡太守以龐統有龐統州里所信召為功曹荊州先德傳

重名召為功曹任旭立操清修請為功曹晉書任

旭兒童時勤于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

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

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陸續為功曹郡內大治

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陸續為功曹郡內大治

陸續傳云太守王朗命為功曹續承王基為別駕流

陸機士衡雅治千里風化郡內大治王基為別駕流

稱青土魏志王基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

以孝稱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

政術部

任賢

任賢

任賢

任賢

任賢

任賢

任賢



刺史王凌特表 署鍾離意為功曹威儀嚴肅鍾離意傳寶翔

召意署 用岑暉為功曹褒善黜惡後漢岑暉傳暉有高才郭林宗朱公

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

高名請 以趙勤為功曹委以郡事東觀漢記趙勤南陽太守桓虞用為

功曹委以 引華譚為從事以為賓友晉書華譚好學郡事也

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南陽宗資主書

諾 弘農成瑨但坐嘯後漢書黨錮傳云汝南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

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後漢王龔拜太尉在位恭慎自命皆海內長者

拔用武官無非俊傑世語云夏侯元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

參戟衙門 政事所施意為節度鍾離文武之事一

無非俊傑 以委之吳志張昭傳云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

昭 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子管孤之有孔

明猶魚之有水蜀志 用沈寔補儒林祭酒北堂書鈔

擇局僚宋史司馬光編次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脩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

史學臣得而知者惟 從歷四鎮唐書元和和中李石擢

劉恕耳即名為局僚 從歷四鎮進士第辟李愿幕府

從歷四鎮有才略為吏精明愿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太和為行軍司馬愿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

敏文宗 表名士宋史范成大制置四川知名士孫松

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 辟郡人元史曰至正十七年

不起蜀士由是歸心 辟郡人江浙行省左丞相達

識鐵睦爾陞石抹宜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又以江浙儒學提舉劉基為其院經歷而宜孫又辟郡人胡

政術部 任賢

政術部 任賢



琛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為郡山谷聯絡盜賊憑據險阻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皆殲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為稱首遲魯不及事

唐書穆宗時沈傳師為江西觀察使徒宣州嘗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如日醉廢曹事漢書陳遵是足矣故所益以廉靜稱

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之大司徒馬宮重遵謂西曹曰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

遺 使恩歸於上 宋史李昉在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

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 荆州老從事 幕府最少年 韓魏公琦知揚州王安石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疑其夜飲放

逸一日從容謂之曰君年少無廢書安石不對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及魏公

猶安石挽詩有曰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哭靈輻想當年事幕府 據案鈎視簿最進士調寧陵尉元末第

青衫最少年 僚或出遊 謹獨頽然據案鈎視簿最勤總吏職諸 躬決案牘 元史曰張昉性縝密遇事敢言嚴實行臺東

眾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時兵後曹吏雜進不習文法東平轄郡邑五十四民眾

案牘左酬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 求吏不責文 學 唐書薛珽召為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

校以文詞珽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 檢覈一 愛人之本為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委士人 劉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嘗言 政術部 士有爵祿則名重于利吏無榮進則利重于名 任賢



故檢覈出納一委士人  
幕府皆留不徒唐書郝士美

為陽翟丞佐李抱真潞州幕府  
職事往來效忠宋史

帥蜀請以咨夔通判成都府與之為制置使首檄咨夔

而先及門生故事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

往來效忠 决遣郡事而行 呂午調當塗丞陳貴誼守太平

徐僑辟為幕屬午欲盡决遣郡事而行帖趣行 府中

事悉以咨 范如圭登進士第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

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 幕下

帥夔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 甚見親信

開府極一時選 唐書武元衡代高崇文為劍南西川節

時 幕府一時高選 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

裴冑器之白 樞 僚佐極當時選 沈傳師為觀察使初

托幕府者傳師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 表高適為

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 表高適為

兵曹 高適解褐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官客遊河右河

翰掌書記杜甫贈以詩曰 士安屢典記室 宋史宰相

進士時邠帥楊延璋辟幕府掌書記雍熙三年 廣漢

諸王出閣慎擇僚屬士安遷冀王府記室參軍 廣漢

任新進年少 漢書趙廣漢為京兆尹好用世吏子孫新

回避率多果敢 劉晏署新進銳敏 唐書劉晏所用士

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

職任者晏但以廩食奉之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

大者為棟樑小者為榱桷 宋史宋太宗嘗謂樞密使

政術部

游錄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任賢

三



擇羣材大者為棟  
樑小者為榱桷  
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

唐書令狐綯入翰林為學士他夜宣宗召與論事出金  
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御為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

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  
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

欲興王業  
舍此孰先  
為官擇人為入求治  
政建中時齊映劉滋為

縣有上中下繫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為  
官擇人為入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此

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  
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  
賢則當任

任則當久  
憲宗謂李絳曰何以知其賢而任之對曰知  
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

十七夫任官而辨庶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詞  
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于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

**原嘉魚** 詩序嘉魚  
樂與賢也  
干旄 又云干旄  
美好善也  
國寶 賢國之寶也

**善寶** 禮以善  
為寶  
五百 五百年一  
二八 舜舉八  
致堯

舜 致君于  
堯舜  
得君平 李彊拜益州牧謂揚雄曰吾真得  
也 禮記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

也 屈 論士告王 後官之位定然後爵之任事然後祿之

以賢制爵 周禮則  
慎德  
燕昭築宮 燕昭王為郭隗築

王褒作頌 王褒作聖主  
得賢臣頌  
齊照千里 臣將照千里四  
鄭

有三良 管仲曰鄭有三良  
增遺珠 唐書狄仁傑初調

訴黜陟使閣立本名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  
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

驛 宋史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時羣盜四起  
餉道既絕向子諱轉運京畿環視左右無足使者有

以李植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  
萬兩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眾自淮入徐趨濟比

十餘戰卒以計達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眾  
而至士氣百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

政術部  
得賢



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壁豈  
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  
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  
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  
爽袋中乾道中施師點除知樞密院事師點倦倦搜訪  
親擇吏而政有狀名宰相語皆賀帝得親人渾獨不賀

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等以輔聖德臣當選  
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  
所宜帝喜得人宋史蔡齊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  
然之喜得人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  
人置章再拜張逸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  
矣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乃奏之真宗

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乃奏之真宗  
雅賢必他日引對再名問者用必薦也  
未王剛中以龍圖閣待制制置四川差擇將士眾所推  
者上之朝備統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幕府之賢備部  
使者州刺史引天下士唐書張說為相多引天下知名  
史之佐

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  
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  
甫公義引為倉曹參軍謂曰公非  
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  
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  
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於  
武后授縉  
部負外郎以恩終始張嘉貞為相汲引人苗延嗣呂太  
一考功負外郎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  
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負  
一張齊賢宋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以  
為皆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  
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喜擢陳同甫宋史光宗策士得陳亮策大喜以為善  
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  
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  
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  
殆天留以遺朕也先是亮數上書言事故云  
政術部

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  
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  
甫公義引為倉曹參軍謂曰公非  
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  
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  
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於  
武后授縉  
部負外郎以恩終始張嘉貞為相汲引人苗延嗣呂太  
一考功負外郎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  
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負  
一張齊賢宋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以  
為皆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  
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喜擢陳同甫宋史光宗策士得陳亮策大喜以為善  
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  
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  
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  
殆天留以遺朕也先是亮數上書言事故云  
政術部

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  
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  
甫公義引為倉曹參軍謂曰公非  
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  
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  
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於  
武后授縉  
部負外郎以恩終始張嘉貞為相汲引人苗延嗣呂太  
一考功負外郎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  
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負  
一張齊賢宋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以  
為皆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  
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喜擢陳同甫宋史光宗策士得陳亮策大喜以為善  
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  
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  
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  
殆天留以遺朕也先是亮數上書言事故云  
政術部

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  
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  
甫公義引為倉曹參軍謂曰公非  
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  
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  
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於  
武后授縉  
部負外郎以恩終始張嘉貞為相汲引人苗延嗣呂太  
一考功負外郎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  
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負  
一張齊賢宋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以  
為皆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  
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喜擢陳同甫宋史光宗策士得陳亮策大喜以為善  
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  
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  
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  
殆天留以遺朕也先是亮數上書言事故云  
政術部

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  
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  
甫公義引為倉曹參軍謂曰公非  
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  
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  
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於  
武后授縉  
部負外郎以恩終始張嘉貞為相汲引人苗延嗣呂太  
一考功負外郎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  
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負  
一張齊賢宋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以  
為皆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  
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喜擢陳同甫宋史光宗策士得陳亮策大喜以為善  
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  
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  
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  
殆天留以遺朕也先是亮數上書言事故云  
政術部

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  
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  
甫公義引為倉曹參軍謂曰公非  
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  
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  
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於  
武后授縉  
部負外郎以恩終始張嘉貞為相汲引人苗延嗣呂太  
一考功負外郎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  
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負  
一張齊賢宋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以  
為皆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  
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喜擢陳同甫宋史光宗策士得陳亮策大喜以為善  
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  
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  
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  
殆天留以遺朕也先是亮數上書言事故云  
政術部



才唐書韋陟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 俞然稱

得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中書舍人裴均曰吾落鬼

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均即筆疏三 原賢

者能者禮周 繫之維之詩 禹稱善人 衛多君子

賢為國賓 人代天工 德成而上 祿在其中 終

因德進 始以名稱 汝得人焉 吾與點也帖白

知人一

原其難 不易書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 王佐才

方伯器袁山松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

才也遂與之友後王允至司徒 魏張既字德容兒童

時馮翊功曹殷游設賓饌請之妻笑曰童昏小兒殷曰

後既薦楚吳興太守之鑒統往見操操採桑樹上統坐

鈍司馬德操有知人之鑒統往見操操採桑樹上統坐

樹下自書達夜稱之為南州冠冕種曷為縣門下吏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謀知人歆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

貴戚書以五應之欲自用一人歆曰清善者以報國爾助我

求之湛隱滯此送客至洛陽郭遙見曷曰得孝廉矣歆曰當山

事辭不必出山澤歆名曷于庭耶謀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

交小吏鄭弘字巨君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 結

行郡中為祖道祜越坐共小吏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

交結而別功曹以為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

之明卿且勿言 分財不及 拔士咸稱財與諸子不

及崇崇母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後漢郭泰

字林宗許劭字子將咸有知人之鑒故天下言拔士者

政術部

褚裒指孟嘉

鮑叔知管仲

幼知名庾亮

尚盈頌卷一百三

知人

三







善傳子桑之忠也其陸遜勸別族吳楊竺少獲聲名

拔友為二郡守第五倫字伯英為宕渠令顯

舉孟明子桑公叔向之知醜蔑左傳晉叔向適鄭醜

若不言幾失手曰子拔于禁樂進於行陣取張遼徐

晃於亡虜並魏增公輔才唐書王珪隱居時與房元

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

汝貴李闢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

不疑清廟器于時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

特榻試彛尊銘謂曰子訪僚吏盧齊卿長安初為雍

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于齊卿齊卿曰長安

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又崔湜咸陽丞倪若水整

屋尉田崇新豐尉崔日用識囚伍于志寧歸高祖

平識褚亮于囚今却詵崔沔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

皆銓衡裴行儉在吏部見蘇味道名位似吾宋史

者呂蒙正容也一日白曰兒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

似而勳業遠過吾令與諸子同資送計偕陳恕少為

讀書禮部侍郎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一日千里唐

見明與語大奇之因資送令與計偕

蘇頌除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銜玉賈石貞元時

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兵部侍郎柳渾曰是夫

有公輔器宋史章得象為知州日楊億以為有公輔

重有容此宰輔之器元史李孟字道復生而敏悟郭

政附部其貴也知人



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唐書韓滉初判度支李晟以

子拜之厚遺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

先為工部侍郎宋史陳薦字彥升從韓琦

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庶于進勇于退琦輔政間毫

為祕閣陳恕知貢舉自以洪人避嫌凡江

命世才也不媿於知人矣唐書武后嘗

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

知人矣仁傑慙已而歎曰妻公盛德宋史

嘗問王安國曰卿兄秉政外論謂神宗

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五百歲一賢

于舉童子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唐書

邁秀見賞義方嘗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負半

名今 十年至節度盧齊卿拜幽州刺史張守珪隸果毅

然而果 不求備齊卿厚遇之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

原畫者不責漢張敞為京兆尹為人輕媚為

傷黃霸為潁川許丞病聾督郵欲逐之霸曰丞庶吏年

與人不求備書起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之器 戴其角者無上齒有其翼者兩其足董仲舒云

之士未必能進趣進趣之士未必有行魏祖

不拘小節宋史范成大帥蜀凡人才可用者悉置幕下

顯于朝位署吏不易所職唐書王播為西川淮南等

政術部不求備



以歲勞增秩而  
寬假官吏  
宋史劉湜為殿中侍御史  
已卒不易所職  
東官吏人不得騁其材宜  
錄過薦才  
胡宿在審官刑  
稍寬假不為改者繩治之  
宿竟白之而嘗以監征權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請曰公  
固欲白上儻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詳議  
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為之開  
陳聽吾君  
不喜擗拾小過  
韓億參知政事每見天下  
自擇耳  
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暇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  
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  
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  
過官不復撓退  
唐書柳渾為  
職奈何錮之于盛世  
過官渾渙然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耶士  
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  
退異

推美下吏

原某吏所為

張湯為廷尉奏事即譴湯推謝注上有所  
譴即推折而謝之也嚮上意所便必引正

監掾吏賢者曰因為臣議如此上責臣不用愚抵此  
注言不用諸掾語故至此罪常原即奏事上善之即曰

臣非知此奏乃監掾吏其所以為其  
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其掾所為趙廣漢

石所及發于下曰某掾所為非二千  
石所及發于下曰某掾所為非二千

問何以為理遂辭讓推美於上上曰君安得  
長者之言而道之曰臣議曹王生教臣耳

名薛宣字貢君為馮翊得罪人告其縣長吏  
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任王渙

潭顯陳寵為太守威聲大行入守司農和帝問何以治  
補顯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

詔旨而已  
委陳蕃應嗣  
王崇字敬伯為汝南守下

任使其憲章朝右簡核主職委任功曹  
陳蕃匡政治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

蓋字公覆為石城長署兩掾主簿曹教曰若相欺終不加  
鞭初皆畏怖後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案其姦情

政術部  
推美下吏



殺之縣 唯主盜賊 孫堅字文臺為長沙長敕吏曰善

中震怖 此丞掾任 曰此丞掾任西守任下吏諸曹時白外事輒

拒此乃太 擇丞吏任 好清靜擇丞吏任之責大指不

守事耳 閣而理也 委別駕王祥 刺史委別駕王祥 任功

苛細臥閨 曹岑晳 賢詳任 增言其能 唐書元和初王正雅擢進士

年令威震強豪尹柳公 何自晦 裴琰之永徽中為同

綽言其能就賜緋魚 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論曰同三輔吏事繁

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

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

日畢既予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一

吾過耶由是名動 此公坐 蘇珣中明經調鄆尉時李

一時號霹靂手 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耳 事必

咨 元義方為華州參軍歷京兆府司錄事 蘭菊異芬

裴子餘中明經第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誡以文

法稱而子餘以儒術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

蘭菊異芬 胡有廢者 子孫相委 婁師德調江都尉揚州刺史盧

論僚吏哉 歎為不及 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

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其謝

俊卿與卒亦假之行于是皆以後至被詰俊卿唯推

謝已而得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

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

乎藻歎服以 稱其善政 江縣趙昌言為大理評事知平

為不可及 望自任屬吏屏畏 倚任掾屬 唐書韋陟出為河南採

入旦境稱其善政 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 委任僚佐 宋史錢若水所

號負推韋狀陟皆倚任之 任僚佐總其綱 請以官讓 唐書張嘉貞以五經舉補

政術部

推美下吏



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輩頗知有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名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見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

**宜居臣上** 宋史紹興判潭州王佐為帥負其能盛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為及陳峒反所擒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

**僉判宜** 見古循吏 紹興中熊克知諸暨縣部使者芮居臣上 輝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乃今見古

**有協贊功** 授會宜章寇為亂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

**以掾屬為賓友** 史董士選文炳子也時言世家有禮法必歸董氏禮敬賢士尤至行省江西左丞以屬掾元明善為賓友

**有善歸之所部** 唐書薛戎為浙東觀察使不尚約束詭灼可驚者已

**家客馬周為之** 馬周舍中郎將常何家罷則懷之

失何武人不涉學問為條二十餘事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大悅詔

**主簿錢總為之** 宋直門下省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

**錢總** 以蔭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常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總為之明日召對

**棄賢**

**原無終**

詩序權輿秦康公與賢人有始無終也權輿始也

**不遇**

仁而曰柏舟言

**退而窮處**

又曰考槃刺莊公使賢者退而窮處

**仕於伶官**

又曰簡兮

也衛之賢者

**不得仕進**

又曰伐檀君子不得仕進而伐檀

**不見維**

繫詩白駒在谷

**媚嫉** 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

**沈滯**

白帖晉陳

遭父喪有疾使婢九藥客見之鄉黨以為敗義及蜀平

為廢舉

**不能舉**

能先賢而不能舉也注先已也

**不得調**

融

政術部

尚監貢山卷一百三

棄賢

三



字季長為校書郎于東觀十年  
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也  
有夫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  
親故與年三十五不得調  
不調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不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言安世不伐功也  
**增素忌** 唐書崔胤與王搏並位素忌搏明  
昌在憲宗朝數欲親用頗為  
韋貫之奇詆偃蹇不得進  
州參軍人懼其復用多致書請環環叱其使曰吾忝州  
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  
是連外徙 **臥家** 宋史孝宗愛楊萬里之才以問周必  
不得入 **臥家** 宋史孝宗愛楊萬里之才以問周必  
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作  
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得也侂胄怒改命  
他人臥家十五年 **不用** 真德秀立朝奏疏無慮數十  
皆其柄國之日也 **不用** 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  
天下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 **不遷** 唐書杜黃裳為  
風采時相益忌之輒擯不用 **不遷** 侍御史為裴廷

齡所惡十 **擯廢** 韋陟少有名而為李林甫楊國忠擯  
年不遷 **擯廢** 韋陟少有名而為李林甫楊國忠擯  
相 **流落** 李暎罷相元載素銜之及秉政奏暎試秘書  
也 **流落** 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  
稍厭恩則去之 **抑地望** 韓洵宰相休子補弘文生滿  
地望抑之除章懷 **更幕府** 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絢當  
太子陵令無溫色 **更幕府** 國皆怨李德裕其賓客並  
廢黜鄭畋不調幾十年更帥鎮 **流於俗** 諸鎮節度使  
府絢去位始為虞部負外郎 **流於俗** 武臣多粗暴  
待賓客不以禮失意則以罪中傷之德宗時裴胄 **非**  
拜荆南節度使亦劾斥其管記世恨胄之流於俗 **非**  
**上意** 宋史理宗朝史彌遠既死名魏了翁權禮部尚書  
者相與合謀乃以樞密院督視京湖兵馬開幕府江  
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為非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  
**原道惟難進** 人豈易知 **進以趨時不聞刈楚**  
退而窮處空歎伐檀 **任賢委政既乖勿貳之言** 書曰  
政術部 **任賢委政既乖勿貳之言** 書曰

政術部

荆益頁卷一百三十一

棄賢

三



勿貳 失寵退身終及如遺之棄 詩云棄予如遺 適軸之歎

蔽賢

原黜爵 大戴禮古者諸侯不官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俱盡 竊位 子文曰

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 簡賢 書簡賢附勢注簡棄也

棄德 不讓 有罪 管子蔽 有罰 蔽賢 史魚自貶 衛史

遽伯玉之才而不能進 文仲不仁 臧文仲下展禽仲尼曰不仁

增嫌白衣 宋史陳師道早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

屬欲舉師道而朝 棄奇寶 蘇軾常曰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

皆下之 唐書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李林甫命尚書省試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時杜

應詔而退 不敢取 太和二年舉直言極諫劉蕡對策切直時第策官馮宿賈餗嗟伏以

為過古晁董而畏 東高閣 事文類聚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

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 不見省 李商隱為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

之屢啓陳情綯不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為忘家恩疎

無因得再窺 原賢路既妨 倖門惟啓 舉善且聞

懋賞 蔽賢豈得無辜 誠宜見善必求 何乃知賢

不舉 惠澤

原德施普 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養民惠 子產其養

使民 施惠散利 周禮旅師職云以質劑致民施其惠也義散其利鄭元注謂恤民之艱阨也以

賜衣食曰惠 移民通財 周禮司徒職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

政術部 附錄頁卷一百三十一 蔽賢 惠澤



征緩刑 **惠在愛民** 家語子游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極

在愛民而已子游曰愛民言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孔子曰惠

之謂德教何翅任惠者哉 **仁足惠下** 漢張湛 **康濟**

**小民** 尚書蔡仲孔安國傳云康安 **博施於民** 論語博

而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君能 **愛利為行**

廣施恩惠度民於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大小感悅**

漢書云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為桐鄉嗇 **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也**

東觀漢記鄧訓字平叔為護羌校尉諸胡俗皆取病臨 **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疾困者輒使醫藥療之差者甚**

多大小感悅訓卒遂家家為訓 **視民如傷** 左傳云國 **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求福也**

民如傷是其福也及其衰 **視民如子** 賈誼新書云鄒 **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國視民如子又漢書召信臣為上蔡長視 **治有惠政**

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其治民如在上蔡也 **後漢書云劉寵除平陵令**

陽太守治有惠政 **東外播惠政** 文爽書曰足下內挹

叔夷之清節外播二南之惠政德教 **民懷其惠** 東觀

加于百姓要道過于諸國之卿也 **吏民所愛** 後漢書云劉寵除平陵令

太守民懷其惠 **愍哀病徒** 東觀漢記曹褒為城門校尉

棄官去百姓 **義葬流民** 穎川太守王立義葬流民蔡邕頌云哀

殮以時服 **手筆作議所活甚多** 東觀漢記徐 **冬月**

**斷囚夫妻垂泣** 盛吉詳 **仁風翔於路衢禮讓行於士**

女 太常趙咨贊云天下信之如 **增為政惠裕** 唐書開

子餘屢遷冀州刺史 **以惠化稱** 苗晉卿寬厚所 **惠**

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利可紀** 劉晏天寶中補温令 **慈惠為本** 德宗時袁滋

州刺史專以慈惠為本 **呼慈父** 李桐客貞觀初為通 **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

政術部

尚監領心卷一百一

惠澤

三



平民呼 弛下户 宋史崔立字本之歷通判廣州許州

為慈父 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户 有惠愛 唐書王質為

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 有惠政 裴琰之為永年令有

歛觀察使為政必先 有惠政 裴琰之為永年令有

究風俗所至有惠愛 有惠政 裴琰之為永年令有

自曝祈雨 高宗永徽中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曝

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造舟以

濟死振造大舟備工以濟人感其德迄為南宋名臣 與民休息

與民休息 范應鈴開禧間調衡州錄事總領聞應鈴名

瘞死崇孝勸睦仁民厚俗之舉以行 視民疾苦

宋太祖以潘美尹崇珂為嶺南轉運使以王明為副使 安遂

明徧歷部內視民疾苦舊無名科斂悉條奏除之嶺表 還所侵田

安遂 鄆州牧馬草地侵民田數百頃牒訴連

則悉還所侵民 均賦他郡 唐書韓休為虢州刺史虢

田常稅廩芻休請均賦他郡 于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

他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 至

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 法外縱舍 袁滋為

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請 法外縱舍 袁滋為

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得盜 加意勞徠 陳君賓貞觀

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 加意勞徠 陳君賓貞觀

史州承喪亂百姓流亡君賓加意勞徠不期月皆還自 業

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各不 登

養還糧少析民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 瞻

戶免今年調物 思之不忘 宋史楊時歷知瀏陽餘

民思之 民頌其愛 唐書張延賞更歷四

實 崔衍遷宣歙池觀察使簡靜為百姓所懷後為虢州

政術部 刺史奏州郡多巖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



亡不蠲減租額民無生理臣見長史之患在因循不以  
聞不患陛下之不憂恤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之不  
矜貸也德宗聽之與下共勞苦殷侑為昌義軍節度  
為詔度支減賦焉與下共勞苦殷侑為昌義軍節度  
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粗淡與  
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

賑卹一

**原救患卹隣**左傳曰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  
卹隣道也行道有福于是輸粟於晉

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  
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

**振困**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  
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

困九曰接絕  
**賑艱阨**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

曰艱阨  
**哀窮賤**裴秀新詩云姬文發號先哀哀矜窮

饑乏也  
賤齊景吐德音嬰稱治國半注曰齊

景見長年負薪而饑色悽然傷心命吏養焉  
晏聞之再拜而賀曰君吐此音宜治國半也  
**賑乏絕**禮記月令春季之月命有司發倉廩  
賜貧窮賑乏絕鄭注云賑猶救之

**振困乏**春秋繁露董仲舒五逆行順云火者夏成長也  
本朝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

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  
四方恩及于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

左傳子西曰昔闔閭在國天有苗厲親  
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振不足**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  
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楚王曰漁

者仁人也其以此論寡人也乃遣使卹寡而存孤獨  
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

夫楚民大悅  
**私財為饋粥**王薈為吳郡內史其年大

粥全活  
**私米賑餘敝**虞氏家記曰虞潭為南康內史

甚多  
於時年荒潭內出私米二千七

百斛賑  
載米給貧民東觀漢記梁高饑年穀貴有飢  
其餘敝  
餒輒遣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



四城外給 出穀贍貧民 會稽典錄云駱駿字孝遠烏

與貧民 見穀以贍 出粟以貸 左傳云宋饑平 以穀給民 隱

貧乏者 晉書云華譚字令恩廣陵人為邾令司徒王戎聞在政

有稱而時軍民從役荒以穀三百斛與譚使給饑餓譚

給無 困者 開倉振民 晉書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

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 賑貸貧民 中

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 賈誼云楚昭王當房

興書鄧攸為吳郡 出裘衣寒者 而立憫然有寒氣將柰百

守輒賑卹貸貧民 寡人朝飢時酒二醕重裘而立猶憫然有寒氣將柰百

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

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司寇

闔閭一夕而十徒臥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

房之 德也 解裘衣老人 戰國策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

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 五穀贖百里奚 史

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 奚於楚號為五穀大夫 左驂贖越石父 父在縲縲

云穆公以五羊皮贖百里 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

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厄

子何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于不知

已而申于知已方吾在縲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

感悟而贖我知已方吾在縲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

如在縲縲中晏子于是延入為上客 外御妻貧人

管子云桓公之平陵家有九子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無以妻之盡居傭而未返桓公

出外御妻之 乘輿濟溱洧 孟君子產以其乘 增私財

全活 唐書高宗時王方翼為肅州刺史儀鳳間河西蝗

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磴簿其贏以濟饑瘵 斥俸給貧

馮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眾芝產其地 宗降璽書勞

勉付狀史官 卹娶女 帝殺憲露車載尸故吏奔匿綱



為瘞訖乃去歸唐官太子少保尚書詹事憲女視其

孤交者雖字幾道尚節義與之解腰金續文獻通考曰

州歲大歉公集富民誘以賑濟之義自解腰

宋史林槩以秘書省校書郎知常縣歲大饑富人閉糴

以邀價槩出俸粟庭下勸士豪輸數千石以飼饑者

代婚嫁事文類聚曰柳仲郢父子仕更九鎮屢為京

冠子其不能自歸者代資喪郭元振為太學生家嘗

婚嫁之其迹略相同資喪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練

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乞假不禁他遷唐書張延

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視以為活

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

之救吏為修室廬已通虛張平糴宋史畢仲游字公

債而歸者更增于舊施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也揭諭境內曰郡賑

施與平糴若干萬石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

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示糠餅元史延祐間蓋苗登

州判官歲饑白郡府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

以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

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貸佃人

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宋史李燔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常言社倉之置僅

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稟穀立倉

以貸旌義民水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江西淮安饑吉

賑濟命行人齋璽書安流民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

旌為義民復其家州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

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

視其

道知趙

出俸粟

饑者

京

衣

嘗

練

有

會

南

延

張

延

為

准

南

延

張

延

為

准

南

延

張

為瘞訖乃去歸唐官太子少保尚書詹事憲女視其

孤交者雖字幾道尚節義與之解腰金續文獻通考曰

州歲大歉公集富民誘以賑濟之義自解腰

宋史林槩以秘書省校書郎知常縣歲大饑富人閉糴

以邀價槩出俸粟庭下勸士豪輸數千石以飼饑者

代婚嫁事文類聚曰柳仲郢父子仕更九鎮屢為京

冠子其不能自歸者代資喪郭元振為太學生家嘗

婚嫁之其迹略相同資喪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練

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乞假不禁他遷唐書張延

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視以為活

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

之救吏為修室廬已通虛張平糴宋史畢仲游字公

債而歸者更增于舊施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也揭諭境內曰郡賑

施與平糴若干萬石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

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示糠餅元史延祐間蓋苗登

州判官歲饑白郡府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

以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

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貸佃人

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宋史李燔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常言社倉之置僅

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稟穀立倉

以貸旌義民水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江西淮安饑吉

賑濟命行人齋璽書安流民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

旌為義民復其家州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

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

視其

道知趙

出俸粟

饑者

京

衣

嘗

練

有

會

南

延

張

延

為

准

南

延

張

延

為

准

南

延

張



道傳分池宣歙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邨窮谷必至  
攝宣州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諸郡翕然應命人蒙  
其利分賑其鄉劉清之調萬安丞時江右大稔州縣議  
內耳外鄉遠民豈能奉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餒死在我  
有政使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  
地為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  
開民甚賴之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迹聞于朝  
**米價**續文獻通考曰明周忱巡撫直隸初至蘇州屬大  
故抑其直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甚高其用是三省大賈  
販米數百艘集吳中忱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半收其  
直城中米價驟減各賈進退兩難只得賤  
糶忱復推牛灑酒謝之各賈大歡而去  
**興役濟民**  
范仲淹守杭值歲大稔縱民競渡日張宴湖上自春至  
夏富民空巷出遊又詔僧修寺及新倉廩吏舍日役千  
夫監司核其不郵荒嬉遊無節公乃條敘所以  
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無者是歲兩浙無流民  
**授醫**  
**藥**宋史仁宗哀病者之良醫為頒慶曆善救方知雲安  
軍王端請官為給錢和藥予民遂行于天下嘗因京

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之視之其一通  
天內侍李舜舉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  
姓竟之  
**置坊院**宋制凡鰥寡孤獨癯老疾廢及貧乏不  
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  
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  
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  
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  
貧者樂而  
富者擾矣

**賑卹二 擅賑貸附**

**原振廩**楚大饑莊公乃自廬以往賑廩同食  
注振廩開倉同食上下無異食也  
**竭粟**宋

子鮑禮于國人宋  
饑竭其粟而貸之  
**愍飢寒**後漢王望為青州刺史行  
出所在布粟賑給之上欲  
部見飢寒者愍之以便宜

罪之鍾離意云云乃救之  
**貸喪祭**漢王莽時人欲祭  
祀喪紀而無用者

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  
**無滯積**傳曰晉  
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依周禮也

政術部  
尚監貢約卷一百三十一  
**賑卹**







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先給後聞宣德初河南新安

借驛糧千石賑救秋成償還上謂夏原吉曰有司拘文

法饑荒必申報賑濟民饑死久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

任使毋責截留綱運宋史洪皓為秀州錄事州大水

其專擅也會浙東綱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皓遣吏鎖津柵請守

使截留守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寧以

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亡何廉訪使王孝竭至郡曰

平江民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向也守具以對孝

竭曰違制之罪請為君脫之呼吏寫奏皓曰食猶未足

公能終惠更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數而得

議發封椿無山堂肆考曰范堯夫知慶州餓殍滿路官

州縣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

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君但勿憂吾寧獨坐罪

求糴

原禮傳曰京師來告饑魯侯為正穀梁臧孫辰告糴

于齊諸侯相歸粟

正也告然後與古制曰國語魯饑臧文仲請糴于齊公

之言內無外交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遂以曾圭玉磬如齊

告糴曰敝邑薦饑大懼殄周公魯公之命祀而獲戾不

忝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私行穀梁臧孫辰告糴

紆執事救敝邑使能供職孫辰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非正也故舉臧

孫辰以為私行也注云為內諱故不言使若私行也

無蘊年蘊年為蘊蓄年無遏糴葵丘盟曰歸粟

于蔡矜以周亟閉糴於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

增增糴宋史太宗恭儉仁愛勸民務農重穀又置常

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歲糴張詠治蜀歲糴增價以

惠民倉殆遍天下矣糴趙抃知越州揭榜於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賑糴



賑之元史至元二十二年始行賑糶之法于京師分遣官吏發海運之粟減其市直以賑糶焉成宗時以賑糶多為豪強嗜利之徒用計巧取弗能周及貧民于是令有司籍貧乏戶口之數勅實以賑糶焉  
 糶宋史臨安府又有平糶倉舊貯米數十萬石糶補循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糶黃幹知漢陽軍值歲饑糶倉遇米貴平價出糶  
 告糶糶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幹報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糶于制司荒政具舉抑價續文獻通考曰明成化六年將京通二倉糧米發糶五十萬石每粒米收銀六錢粟米五錢以殺京城  
 閉糶之禁唐書崔俊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隣部遭荒不卹也俊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糶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資物益饒  
 宋史理宗朝撫州饑起黃裳知其州單車疾馳申約富人耆老集城中無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于市坐驛舍治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請于朝給爵旌勞者而後入紹興時詔閉糶者斷遣侍御史周祕言許

以斷遣恐貪吏懷私善良被害宜戒守吏多方勸諭務令樂從為便從之  
 原匡困 資無

同卹災危 備救凶患 匡救其災勿虛其請 幸

災斂怨安可蘊年 凶年補敗或闕於宿儲 善隣卹

災方資於乞糶 災維代有宜酌義於泛舟 仁必矜

無豈忘情於歸粟帖白

興利

原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漢書召信臣遷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

農行視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闕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信臣為民作均水

約束刻石立子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漢書召信臣

富賜黃金三十斤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富民之術日引月長魏志劉馥

政術部富賜黃金三十斤  
 興利子靖出為



河南尹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必先富民管子云

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入務利民春秋云

則難治先富而亂國必貧也入務利民魏志鄭

定襄王入開澮興造民賴其利有澤田不殖五穀

務利民開澮興造民賴其利崔氏集崔瑗為汲令

為開澮興造民賴其利稻田歲增民賴其利魏志鄭

更為沃壤民賴其利稻田歲增民賴其利開道通溝民

郡太守郡界下濕興陂過開稻田頃畝開道通溝民

歲增民賴其利刺石頌之號曰鄭陂開道通溝民

得其利名信臣嚴使儲水百姓為便東觀漢記廉范

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開治稻田百姓殷

乃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為便興鴻郟陂常以豐

富又云張堪為漁陽太守開治稻興鴻郟陂常以豐

熟又云鄧晨為陳留郡興鴻郟陂常以豐教民糞種

澆之書云昔湯有旱災伊尹作區教民糞種乃負水

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為之收至畝四十石教

民牛種續漢書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太守益蓄菱茨

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乃

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

斂益蓄果實菱茨勞徠循行郡中育養漆園魏志嶺

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詳太守治作水排教化大行張璠

河南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入務利民管子云

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入務利民春秋云

則難治先富而亂國必貧也入務利民魏志鄭

定襄王入開澮興造民賴其利有澤田不殖五穀

務利民開澮興造民賴其利崔氏集崔瑗為汲令

為開澮興造民賴其利稻田歲增民賴其利魏志鄭

更為沃壤民賴其利稻田歲增民賴其利開道通溝民

郡太守郡界下濕興陂過開稻田頃畝開道通溝民

歲增民賴其利刺石頌之號曰鄭陂開道通溝民

得其利名信臣嚴使儲水百姓為便東觀漢記廉范

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開治稻田百姓殷

乃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為便興鴻郟陂常以豐

富又云張堪為漁陽太守開治稻興鴻郟陂常以豐

熟又云鄧晨為陳留郡興鴻郟陂常以豐教民糞種

澆之書云昔湯有旱災伊尹作區教民糞種乃負水

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為之收至畝四十石教

民牛種續漢書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太守益蓄菱茨

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乃

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

斂益蓄果實菱茨勞徠循行郡中育養漆園魏志嶺

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詳太守治作水排教化大行張璠

河南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入務利民管子云

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入務利民春秋云

則難治先富而亂國必貧也入務利民魏志鄭

定襄王入開澮興造民賴其利有澤田不殖五穀

務利民開澮興造民賴其利崔氏集崔瑗為汲令

為開澮興造民賴其利稻田歲增民賴其利魏志鄭

更為沃壤民賴其利稻田歲增民賴其利開道通溝民

郡太守郡界下濕興陂過開稻田頃畝開道通溝民

歲增民賴其利刺石頌之號曰鄭陂開道通溝民

得其利名信臣嚴使儲水百姓為便東觀漢記廉范

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開治稻田百姓殷

乃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為便興鴻郟陂常以豐

富又云張堪為漁陽太守開治稻興鴻郟陂常以豐

熟又云鄧晨為陳留郡興鴻郟陂常以豐教民糞種

澆之書云昔湯有旱災伊尹作區教民糞種乃負水

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為之收至畝四十石教

民牛種續漢書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太守益蓄菱茨

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乃

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

斂益蓄果實菱茨勞徠循行郡中育養漆園魏志嶺

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詳太守治作水排教化大行張璠

政術部

治監貢卷一百三

興利

四

曩之鹵田化為甘壤

蔡邕京兆樊君傳云曩之鹵田化為甘壤熙怡悅豫相與謳歌

涇水長禾黍

蒲萑之地更為沃壤

斥鹵生稻梁

因流為排利益三倍

治作水排教化大行

育養漆園

益蓄菱茨

韓暨

因流為排利益三倍

魏志

治作水排教化大行

張璠

育養漆園

魏志嶺

益蓄菱茨

南太守

民牛種

續漢書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太守

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

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乃

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

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

斂益蓄果實菱茨勞徠

循行郡中

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

詳太守

治作水排教化大行

張璠

育養漆園

魏志嶺

益蓄菱茨

南太守

民牛種

續漢書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太守

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

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乃

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

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

斂益蓄果實菱茨勞徠

循行郡中

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

詳太守

治作水排教化大行

張璠

育養漆園

魏志嶺

益蓄菱茨

南太守



**增耦耕法**

唐書高宗朝王方翼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百姓而見功多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為耦耕法張機鍵力

**無棣渠**

薛大鼎以功遷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大鼎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

**平津堰**

李吉甫以宰相出今驛駟美哉薛公德滂沛

**水利**

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堤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

**圖**

宋史程師孟字公闢徙知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

**補闕**

柳仲甫以右補闕為彭州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

**障**

韋景駿歷肥鄉令縣北瀕障連年泛溢舊防迫漕渠障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干步因高築障

**水**

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水田功少費約後遂為法

**毀磴決水**

元史耶律伯堅為清苑縣尹縣

**西有塘**

命毀磴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為磴民以失利伯堅

**置磴仍以其事聞**

省部著為定制安仁子也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

**代亂田不耕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

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名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

**來者雲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

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為膏腴尚寬勤于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

**而王安石蘇軾作**

城安慶以固疆禦新田新渠以美之

**以備戰守即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

若于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城成會上元張燈士民扶老攜幼有老嫗百姓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

**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

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淮東西皆震動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

**政術部**

政術部政術部

**興利**

興利興利

**政術部**

政術部政術部

**政術部**

政術部政術部

**政術部**

政術部政術部

**政術部**

政術部政術部



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鄰州導

謂曰不殘于敵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清苑尹初安

水圖肅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大司農官欲奪水

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

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為災伯堅陳其形勢圖其

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都海上澄清錄宋史紹興中

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唯朱唯地產苦

廣西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

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民尤苦之與之

皆為榜免其他利疾罷行甚眾瓊人次其事為海上澄

清錄遂無凶年唐書王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海塘

約為水令民賴其利築堤修堰舉以利民張綸有才略所至

遂無凶年民賴其利築堤修堰舉以利民張綸有才略所至

數萬本利柳事宋史陳堯佐為築堤植柳

溪民賴其利築堤修堰舉以利民張綸有才略所至

制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入海又築漕河堤二百

里于高郵又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

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為濤患息

而蓄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濤之患十一獲

多而患少豈不可耶表三請願身自瀕海廣瀉並為

執役兼權知泰州卒成堰民利之瀕海廣瀉並為

膏土元史烏古孫澤至元末為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

西北廣行平袁宜為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

方略

原方略耳目發伏禁姦漢書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

治有方略為民興利又曰召信臣舉高第選上蔡宰

在上蔡為人勤長於計策功費約省漢官儀云成帝

有方略云云政術部方略



尉領河隄詔曰東郡決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立塞改為河平元年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為光祿寺大夫秩二千石

以警百吏民恐懼漢書尹翁歸為東

便宜從事以息盜賊遂曰臣聞治亂

有莅任之方晉中興書琅邪諸葛錄云忻字道明為會稽太守臨行上為置酒謂之曰今日會稽

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西門豹為河伯投巫

於河詳縣宋均為唐山娶巫家女東觀漢記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

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眾至共為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史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為印綬示劫原太守有三人劫

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印綬示劫

郡界持三人以為質敵聞之自往詣劫所曉諭之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綬印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賊賊釋質

自首遂解縱之遂自破械遣囚魏志田豫為南陽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

勅詔復其冠履如故破械遣囚

前太守收其黨五百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慰諭石

破械遣之諸囚叩頭願自効即相告語一朝解散石

犀厭水蜀王本紀云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

聽民輸芋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為陰平長民饑

除藻飾割浮費又云應華為將作大匠發

謝承後漢書彭修字子陽海賊丁義欲向郡郡內驚惶賴遇賢令

不能捍禦太守聞修義勇請守吳令身與義相見宣國風俗頗革

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風俗頗革

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風俗頗革

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介子推焚骸有龍忌風俗頗革

之禁咸言神靈不樂舉火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歲多死風俗頗革

者舉既到州作書置子推廟使桴鼓希鳴市絕偷盜

還溫食於是風俗頗革桴鼓希鳴市絕偷盜

詳京增耳目方略刑獄齊魯盜賊為天下劇設耳目



方略搜捕且盡治多方略唐書德宗朝戴叔倫遷容管經略使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

稱最德宗嘗賦無他方略兵討之誠拒命詔合十七鎮

中和節詩賜之行營招討使諸鎮兵皆屬全義無他方略號令悉稟監

軍每議攻戰官暨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

不能禦賊方略明紀事本末正德時許達為山東樂

決修城濬隍踰月而成又使民家各築牆高踰屋簷仍開

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于竇內其

餘人皆入隊伍令守號令視旗鼓進退違者無赦又設

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舉旗伏發賊火無所施

兵無所加盡擒斬一切呵止唐書宣宗時黃播為京

之自是賊不敢進出入屬鞬佩劍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

獵近郊播請一切呵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令相

告捕宋史張栻知江陵府湖北多盜往往縱釋以病其

令其黨得相告捕以挺身叩壘唐書劉潼為京兆少

除罪羣盜皆遁去尹山南有劇賊依山

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請遣使諭釋之詔潼馳

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

館而至辟撫諭始安賊歐陽倩眾數萬剽沒州縣以

降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身至

撫諭倩等大喜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反覆者亦牽連

根附嶺舉沒占田永徽中賈敦頤遷洛州刺史有豪

外賦燒薶壕草宋史辛仲甫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

貧民燒薶壕草諸屯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為亂屬

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拊納逃

命燒薶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乃擒之

卒程顯出為鎮寧軍判官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

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拊勞撫定流

約少休三日復役眾驩踴而入具以事上

民明紀事本末鄖陽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又多曠

慮百山紀事本末鄖陽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又多曠

每至歲饑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乃命原傑經略鄖陽

政術部尚書負約卷一百三

方略



撫定流民傑乃增置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宣朝廷  
 德意問民疾苦于是籍流民得十一萬餘戶遣歸故土  
 者一萬六千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  
 官為計丁力令開墾為永業割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鄭  
 陽儼然 **揭方治蠱** 宋史趙尚寬知忠州俗畜蠱殺人  
 重鎮焉 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索為  
 蠱者窮治冥于 **造舟計直** 張翥知處州嘗欲造大舟  
 理大化其俗 **造舟計直** 幕僚不能計其直翥教以  
 造一小舟量其尺 **片言定變** 政和時蕭振調婺州兵  
 寸而十倍算之 **片言定變** 曹兼功曹時盜賊所在  
 猖獗婺卒揚言欲叛以應賊有一軍官素得軍志守疑  
 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羣  
 卒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色叱  
 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急釋械當為  
 汝言眾拜謝而去太守由 **亟出慰勞** 李舜臣調邛州  
 是益相信事悉與謀之 **亟出慰勞** 主簿歲大侵饑  
 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 **區處檢防**  
 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之 **區處檢防**  
 亡匿復業 唐書李傑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  
 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

亡匿復業 者十七八 **按墾廢田邑閉如初** 徐申遷韶州刺史韶  
 以縣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  
 假牛犂墾發以所收之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  
 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 **勸課**  
 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閉如初

**原興教勸學** 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  
 車三十乘季 **正學為基** 潛夫論云凡為治之體莫善  
 年乃三百乘 **正學為基** 於抑末而務本夫為國者以

富乃為本以正學為基 **起學成都** 漢文翁 **執經**  
 教授 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冬月修戎講武 **勞農勸**  
 民 禮記月令云孟夏之月令野虞出行田原 **命農勉**  
 作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命農勉作 **巡其稼穡** 周禮遂  
 無休于都鄭元注急趨農事

政術部 **勸課** **巡其稼穡** 師職云



巡其稼穡而移用  
其民以救其時事  
勸民農桑  
名信臣  
教民織履  
東

漢記范克為桂陽郡俗不種桑無蠶織之利民惰少  
履冬皆以火燎克為令屬縣教民種桑柘養蠶織履數  
年之間大  
賴其利  
教民紡績  
崔寔傳云寔為五原斥賣儲峙  
之民得以  
免寒苦  
龔遂令渤海種榆  
龔遂詳興利又魏志鄭  
材木乃課種榆為  
籬種五果云云  
王景教廬江種桑  
東觀漢記建初  
江太守乃教民  
種麻桑而養蠶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毛詩甫田篇云  
饋田飯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謹案嗇夫  
勸農之使勸將南畝饋餉飯喜樂其事  
星言夙駕

說于桑田  
毛詩定之方中云云鄭元箋云星雨止見也  
田教民稼穡  
急務農之人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毛詩七月云云傳  
箋云爾汝當晝日往取茅  
農無廢業野無空地  
新序

相  
鄭  
增興學校教耕織  
唐書韋丹為容州刺史教民耕  
織止情遊興學校民貧自鬻者  
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

麥仁化大行  
崇學校勸耕桑  
元史至元二年李德  
學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凡可  
興學校治  
以阜民者無不為之嘉禾瑞麥亦出其境

水利  
明紀事本末沐英鎮雲南興學校治水利墾  
興  
學校修屯田  
太祖以吳良為江陰守將  
興復學宮  
世祖時段直為澤州長官興復學宮迎儒士李俊民為  
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以通經被選者  
百二十人  
講教生徒  
唐書大曆初張鑑出為濠州刺史  
有二人  
賞農器  
元史泰定間呂思誠改景州  
去州升明經  
者四十人  
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  
給耕牛  
唐

刺孔子像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蓄  
代宗時以關輔多事後百姓貧田多荒蒞詔諸道上耕  
牛委京兆府勸課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時袁高為給  
政術部

政術部  
勸課

勸課

勸課

勸課

勸課

勸課

勸課

勸課

勸課

勸課

勸課



事申請不滿五十畝者  
兩戶共給一牛從之  
絃誦聲元史楊景行字賢可登延祐二年進士授

勸民斥腴田以饁士絃誦之聲遂盛農桑鼓明紀事本

未太祖令民每邨置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勸力田

唐書崔衍調清源令教樹藝元史姚天福遷山北道按察使其民鮮知稼穡

天福教以樹拔茶種桑明紀事本末太祖曰昔人藝皆至蕃富

月朔讀法洪武初監察御史睢稼請命刺史行春

縣令勸耕宋史真宗時陳靖條上請刺史行春縣

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張衡南陽文學儒林書贊云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愨文學

乃命匠修而新之云云田修理賜之以巨觴田蕪穢

戮之以柔桑使習壤者相澤仁才者播種並陳思王籍田論

能明農事者置黃金一斤使蠶不病者置黃金一斤

管子一農不辨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一年

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

人並管登金商之館察田夫之私者陳思王籍田論

得民

原留蓋蓋寬饒左遷衛司馬躬行士卒廬室疾病者身

共卒一年以報寬饒交代衛卒數千皆叩頭自請復留

厚德以是顯名也借寇寇恂詳能勞來鴻雁美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謹待遇石云嚴教

吏謹待遇無扶車流涕韓延壽棄市吏人數千送至

壽不忍逆人人為飲使守闕號泣趙廣漢為京兆下

政術部得民



無益縣官願代京兆 吏願僵仆 漢趙廣漢以和顏接

死使得牧養小民 誠吏皆無隱願為 人恐失之 倪寬為內史收租稅時

僵仆無所避也 故租多不入以負租當免人聞當免恐 以貴下賤以

失之大家車牛小家擔負課為最也 司徒以十二教以俗教安則

得民也 以養萬民 以俗教安 民不偷注俗土地所生習 以道

視民如傷 傳 安堵如故 漢高入關吏 安堵如故 老者安之 論

黎民懷之 書安人則惠 侯君去必死 為臨淮大尹 廉叔來何暮 興利

乳婦不舉子曰侯君去必死 廉叔來何暮 興利 庶民安之 廉叔來何暮 興利

斷橋 宋史孝宗時王十朋出知饒州復移夔州民走諸 斷橋 宋史孝宗時王十朋出知饒州復移夔州民走諸

增還鎮 唐書崔圓徒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 增還鎮 唐書崔圓徒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

橋以王 取鞞 唐書憲宗時崔戎為華州刺史徒充海 橋以王 取鞞 唐書憲宗時崔戎為華州刺史徒充海

公名之 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 公名之 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

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尚在民泣請使請白天 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尚在民泣請使請白天

子句戎還使許諾戎責其下眾曰留公而天子怒不 子句戎還使許諾戎責其下眾曰留公而天子怒不

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 構祠 呂諲在朝不 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 構祠 呂諲在朝不

夜單騎亡去民追之不及乃止 構祠 呂諲在朝不 夜單騎亡去民追之不及乃止 構祠 呂諲在朝不

荆州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 荆州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

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 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

及歿吏哀錢十 守前政 袁滋為華州刺史民愛向之 及歿吏哀錢十 守前政 袁滋為華州刺史民愛向之

萬徒祠府西 守前政 袁滋為華州刺史民愛向之 萬徒祠府西 守前政 袁滋為華州刺史民愛向之

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論曰吾 冀為 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論曰吾 冀為

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冀為 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冀為

真元史張起巖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 真元史張起巖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

諭為真縣尹 受紙百番 唐書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 諭為真縣尹 受紙百番 唐書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

吾屬何患焉 受紙百番 唐書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 吾屬何患焉 受紙百番 唐書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

百番眾歎曰昔清吏 以姓字子 韓愈初為陽山令有 百番眾歎曰昔清吏 以姓字子 韓愈初為陽山令有

受一番大錢何異哉 以姓字子 韓愈初為陽山令有 受一番大錢何異哉 以姓字子 韓愈初為陽山令有

其姓 至誠感天 宋史王十朋凡歷四郡所至布上恩 其姓 至誠感天 宋史王十朋凡歷四郡所至布上恩

字之 至誠感天 宋史王十朋凡歷四郡所至布上恩 字之 至誠感天 宋史王十朋凡歷四郡所至布上恩

政術部 得民 已



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誡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  
 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  
 者人無不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穉攀留涕泣越境以送  
 之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而兩湖積霖入境即霽凡  
 禱必應誠不獨感人**歡聲動地**復知泉州迎者塞路  
 而亦動天地鬼神**歡聲動地**復知泉州迎者塞路  
 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狄使君活汝**豫州刺史時越  
 而出城中歡聲動地**狄使君活汝**豫州刺史時越  
 王兵敗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陳其誑誤  
 至此詔悉謫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相與哭碑下**真直院至矣**宋史真德秀官遊四方所  
 齋三日乃去**真直院至矣**宋史真德秀官遊四方所  
 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洞奔擁出關  
 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

不拾遺

**原繫樹**

魏邴原得遺錢拾以繫樹枝人以為神人繫  
 錢逾多謂之神樹祀之原恐成淫祀乃辨之

**守劍**

後漢王烈在鄉里教化行人有盜牛者主得之盜  
 曰我將改勿使王烈知也烈聞遺布一端後父老

遺劍于路至夜尋求見一人  
 守劍于路問之乃昔盜牛者  
 人露宿于道放牛  
 者輒云屬稚子  
 至聚衣裝道旁  
 云云以付樊父

**裝付樊父**

樊曄字仲華為天水太  
 守嚴猛道不拾遺行旅

**得遺詣吏**

益部閻憲為綿竹令杜成夜得遺  
 裝詣吏曰縣有明府能不慙心

**得遺詣吏**

益部閻憲為綿竹令杜成夜得遺  
 裝詣吏曰縣有明府能不慙心

為長陵令

**卓茂**

為密令道  
 增道不舉遺  
 唐書郭震

督遣

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稻收豐衍支廩  
 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令行禁止道不舉遺  
 未嘗

拾遺

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  
 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

得袍舉政尤異

**道無掇遺**

高宗時郎餘慶為萬年令  
 道無掇遺遷御史中丞

**路不拾遺**

宋史乾道中楊簡知樂平縣興學訓士  
 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境不藏盜**

曾公亮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為政有能聲  
 盜悉竄他境至夜户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

政術部

尚書員外郎

不拾遺

三



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慶耳索之果然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政術部十

考績 佞邪

弊政 貪暴

亂政 貪冒

誦政 培尅

政不一 暴虐

亡徵

考績一

原杜氏通典曰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羗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考績



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轉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

除二尉負其臯率相準如此法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

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

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唯御史大夫鄭

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

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

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房自請願無屬

刺史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

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

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

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

焉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

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務伯名恕以為用不盡其人

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

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曜而課試之要

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

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

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助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

為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

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

政術部



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一體而資相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元凱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後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

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



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  
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出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  
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  
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  
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  
惡上上者遷之天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  
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勸後  
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  
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  
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

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末嘗進一賢退一不肖  
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  
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  
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  
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  
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  
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  
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  
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  
或征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



以充劇使乃于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

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闕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



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自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

職事麤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為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謂增戶口

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戶口不滿五

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省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謂及

不課並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

政術部

考績

考績

六



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

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

其有不

加勸課以致減省者

謂永業口分之內有荒廢者

每損一分降考一

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

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

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所設九等正

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

猶應于見在之內比較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

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

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

一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

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

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

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

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

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冒

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

百姓凋弊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

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

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



治鏡錄卷一百三十一  
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關則擢以勤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龐未淳乎

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升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



汴金英 卷一百三十一  
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  
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  
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  
七年始得遷秩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爲一  
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  
書之績不得重計初著令州縣戶口準見戶十分增一  
刺史縣令進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建隆三年又以  
科賦有欠踰十之一及公事曠違常有制受罰者皆如  
耗戶口例降考吏部南曹又舉周制請州縣官益戶增  
稅受代日並書于籍凡千戶以下能增百戶減一選減

及三選以上令賜章服主簿升秩進階能歸復逋亡之  
民者亦如之是年縣始置尉頒捕盜條給以三限限各  
二十日三限內獲者令尉等第議賞三限外不獲尉罰  
一月奉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停官太宗  
勵精圖治遣官分行郡縣廉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參軍  
高丕等皆以不勝任免官復詔諸道察舉部內官第其  
優劣爲三等政績尤異爲上職務粗治爲中臨事弛慢  
所泣無狀者爲下歲終以聞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  
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  
過秩滿送有司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別給公



據者罷之判吏部南曹董淳言有司批書印曆多所闕  
 略令漏書一事殿一選三事降一資自是職事官依州  
 縣給南曹曆子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  
 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時蔣元振知白州為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眾輒詣部使乞留  
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恭清白有才幹知鄆州須城縣鞭朴不施境內大治淳化初採訪使各言其狀下詔褒嘉賜元振絹三十疋粟五十石賜益恭緋衣銀帶絹五十匹四年始分置磨勘之司  
 審官院掌京朝官考課院掌幕職州縣官廢差遣院令  
 審官總之乃詔郡縣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  
 莅事明敏鬪訟衰息倉廩盈羨寇盜剪滅部內清肅者  
 本道轉運司各以名聞當驛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賞

焉其貪冒無狀淹延鬪訟踰越憲度盜賊競起郡內不  
 治者亦條其狀以聞當行貶斥時以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覈功過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蘇易簡知制誥王旦等知考課院重其職也真宗即

位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  
 勘自此始景德初令諸道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

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  
 聲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仁宗尤矜憐下吏嘗曰州縣

秩卑而長吏多鈎撫細故文致之法使不得自進朕甚  
 憫焉宰相王曾曰引對時陛下酌其輕重而稍擢之則

下無滯才矣選人有東鹿縣尉王得悅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帝察其孤貧特擢為大

政附部  
 考績



理寺丞 慶曆三年從輔臣范仲淹等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爲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乃罷之 英宗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監淄川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考績舊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率而下至於知州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爲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部吏能否則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爲課悉書中等無高下神宗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占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璽書

獎勸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凡縣令之課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平盜勸課農桑振恤饑窮導守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爲最而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爲善參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是時內外官職各從所隸司以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歲竟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年遂罷考課院間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凡知州通判上中書縣令上司農各注籍以相參考惟侍從出守郡聽不以考法朝廷察其治焉 紹興二年初詔



洪金英卷一百三十一  
監司守臣舉行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戶口增否別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置籍守倅考縣令監司考知州考功會其已成較其優劣而賞罰之外乾道二年廷臣上言國朝盛時有京朝官考課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爲審官院爲考課院皆中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望遵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曆子如薦賢才爲幾人若爲治錢穀若爲理獄訟興其利除其害合爲條目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藉手陛見然後詔執事精加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莅無狀者罰之無赦

則賢者効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強於爲善矣帝乃命經筵官參照累朝考課之法講而行之寧宗以郡國按刺多徇私情遂倣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一司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于上以詔升黜遼聖宗統和九年詔諸道舉行能察貪酷金考課法凡內外官之政績所歷之資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滿皆備陳于解由吏部據以定能否又撮解由之要于銓擬時讀之謂之銓頭而書于行止簿行止簿者以姓爲類而書各人平生所歷之資考功過者也章宗嘗問近臣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煩則有



司難承用耳尚書右丞劉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賦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煩泰和四年定考課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者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名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者一曰禮樂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二曰賦役均平田野加闢為牧民之最三曰決斷不渝興廢當理為判事之最四曰鈐束吏卒姦盜不行為督領之最五曰案部分明評議均當為檢校之最以上皆課縣令簿丞警巡使副錄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詳讞合宜咨執當理為幕職之最七曰盜賊消弭使人安靜

為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納物無損失為倉庫之最九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曰檢察有方行旅無滯為關津之最十一曰隄防堅固備禦無虞為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納明敏數無濫失為監督之最十三曰謹察禁囚輕重為怨為獄官之最十四曰物價得實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十五曰戎器完肅捍守有方為邊防之最十六曰議獄得情處斷公平為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公平盜賊止息為軍職之最凡縣令以下三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為上陞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為中減兩資歷三最以上有一善為下減一資歷



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上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來改定四善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自勵以爲國家用納之元世祖至元八年詔舉守令以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爲上選陞一等四事備者添一資三事有成者爲中選依常例遷轉四事不備者減一資五事俱不舉者黜降一等三十三年增課守令式於八年所定五事外又增以課勸農桑克勤奉職者陞獎其怠於事者笞罷之

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官遣官考其功效武宗至大二年令州縣正官以九年爲任三年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曆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爲黜陟仁宗皇慶元年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



洪金卷一百三十一  
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  
候任滿考績方許選調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  
從之五明洪武五年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  
桑學校之績十一年諭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  
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  
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  
坐有過而不稱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  
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七年吏部尚書俞胤定考  
績法 凡官負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  
事考察間一奉行無常例 世宗嘉靖十年吏部言祖

宗舊制在外有司官負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得誥  
敕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外官曾經撫按官  
舉保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年考滿先與應得誥  
敕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得  
旌異者所以優異等

考績二

**原廢置**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 誅賞

王昶字文舒詔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唐虞有黜陟之  
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  
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昶王明於任賢略舉黜  
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綱紀故能於任賢略舉

**會政** 周禮計 **稽功** 又曰責實 **連最** 考課 **相蒙**

政術部 刑盜類 卷一百三十一 考績



能否 察羣吏 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縣都鄙之治

當調其職簿書之要也 考眾官 杜恕為黃門侍郎

以考內外眾官恕上疏言州郡考功皆有事効然後察

舉郡守以功次補或就增爵秩此最考課之急至於公

安有內職大臣不當但以其職考課 齊閔 朱博為琅

幕縣有盜游徼王卿盡力捕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卿

憂公甚有盜游徼王卿盡力捕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卿

明度量 程永書曰明度量以定德 三歲大計 周禮太宰

大計羣吏之治 三年大比 注云大比大計也 崇德

黜惡 禮 稽功底績 書底致也 盧毓考課法 毓曰名

異人言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臣聞古者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課廢而名譽相進退故直為

相蒙帝納其言而後言才也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

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也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

不務是以前吏考課未補能否混而相蒙 蕭育救郭

舜 蕭育救之扶風令會課第自脫何暇為人言

也 傳 難 劉劭 法 傅 難 考 課 增 朝 堂 黜 陟 經 濟 類

主北巡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以下有官者以

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為三等入無怨者魏主臨朝堂

黜陟百官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機衡

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又謂尚

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

由卿不能相導以義今奪卿祿一期又謂左僕射拓拔



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  
 政十常二三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  
 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  
 應對以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  
 做此庶得良守宰宜更以考升唐書貞元中故事課  
 助暇化矣真宗從之更以考升終請如至德故事課  
 殿最趙憬自言薦果州刺史章証以貪敗改注中上  
 請降類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  
 經濟類編唐高宗時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常考  
 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  
 考中下其人顏色自若不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  
 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  
 不驚考為天下最唐書路嗣恭字懿範始名劍客以  
 中上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藏二縣考績為天  
 下最明皇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為十郡最  
 世祖時張德輝為河東南北路  
 宣撫使二年考績為十郡最  
 悉名縣令策于廷考下第者罷  
 之盧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  
 手書勞績宋史宋太  
 祖勵精政

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  
 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為勞績  
 風又曰淳化中梁鼎上言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  
 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  
 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寢成苟且之風伏惟  
 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  
 庶幾官得其人受其賜  
 希憲在中書時建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  
 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  
 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  
 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  
 末洪武五年敕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  
 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  
 之效而長于激濁揚清宣宗諭吏部尚書郭璡等曰  
 督運命黜之激濁揚清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  
 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擢奮武都郡  
 丞夫敷濁揚清為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  
 孔奮故東漢多循不以恢辦為能  
 吏御其甄別以聞  
 政術部  
 事本紀



平遙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  
 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  
 非是命吏部不喜擔拾小過宋史韓億為尚書左丞  
 移文訊責拾官吏小過者輒頽色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  
 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  
 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以下亦**分上下二等為三**  
 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于盛世其上下二等仍分為  
 令三載一考以優劣為三等以上者帝親臨決焉  
 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者帝親臨決焉  
**甄別流品為非**宗前慎由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  
 琢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  
 循古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  
 致理之日慎內外磨勘宋史仁宗開天章閣召二府  
 由無以對內外磨勘條對范仲淹退上十事一曰  
 明黜陟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遷舉而授須  
 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上採用之皆以  
 詔書畫一頒甄別守令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諭吏  
 下著為令甄別守令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

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  
 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為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  
 降璽書原詢事考言程功會課智效一官非績  
 申論原詢事考言程功會課智效一官非績  
**成三考**政乃日脩功惟歲課白帖

**原**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赫赫師尹不平謂何不躬

不親庶人不信詩並誣上行私不可止也不勝其弊

未能寡怨於人無憺怛之愛無忠利之教上人疑

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矯誣犯禁政散人  
 亡眾誰適從晉政多門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並左敝邑失政

政術部  
 辨政  
 附錄



天降之災 善人未勸淫人不懼 亟肆以疲之多方

以誤之左傳伍員云注厭政已甚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

天子告朔於諸侯受乎禘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厭政已甚矣上有困令 聽讒自

亂聽諛自欺多易自怠恨多無親怨多不克 繁政害

力繁賦害財 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乃不保 淫好破

義言不協民乃不和 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

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並汲冢周書上不知無以

利事 下不力無以承順 佐不利無以集眾 卿不

仁無以讓賢 伯不勤無以行令 度之天神則非祥

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

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周語

靈王太子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以智治國國之

賊也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愚之民之

國之水背源而流竭木無根而不長北堂書鈔增道德

之旨未弘而鏘薄之風先搖 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

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 上奢靡而望下朴

素力役廣而冀農桑興不可得已魏徵貪冒者謂能

清貞者謂孤浮沉者為黷剛正者為愚位下而驕家貧

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唐書景雲中監士人趨進

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

政術部

刑盜類考卷一百三十一

弊政

七







貨行於言後漢書貨行於刑放於寵政以賄成而

久不聞問嚴助請為會稽守數年不聞問多所侵刻

公孫瓚字伯圭常言衣冠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刻百姓怨之吏

並侵漁張湯每奏事至日盱官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莫不指湯田卒污萊徹我牆屋道

瑾相望道瑾相望而女富上下相蒙神怨布常無

藝藝法請寄為奸請託之增增穉僻唐懿宗時路巖

穉穉橫撓唐書武元衡舉進士為華原令畿輔武將

領刺史初邠州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

之革不稱職補外其選周言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始一切

職始出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擢革弊事宋史方臘起

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列弊政乾道中梁克家

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不可列弊政列弊政四條曰

欺罔苟且日久弊深呂公著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

循默奔競日久弊深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

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前代弊政張

為務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前代弊政齊

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

有地房錢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

浮居者名木場錢皆前原巧法折律增辭慢令致

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原巧法折律增辭慢令致

期弗迪率典弗若于政書並怠於其位愚弄其

民事充政重刑肅俗敝書並讒慝弘多帖白

亂政

原上慢下暴盜思伐之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書廢

政術部刑部政亂政



時亂日書 世亂則學校不修詩子 不軌不物謂之

亂政左傳云公將如棠觀 夏有亂政又云鄭人鑄刑

亂政子產書曰夏有刑 晉政多門又云晉人盟諸侯于平丘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

給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晉人許

政多門貳偷之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

政在家門又云齊侯使晏嬰 上陵下替左傳 太史

令終古出其圖法奔商呂氏春秋云夏太史令終古出

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又曰晉

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秦為亂政耳傳 焚

滅詩書圖籍散亂史記秦 天下學士逃難 以亂濟

亂大敗天下董仲舒傳 孔子之道抑孫吳之術興劉歆

長戟詣闕 邊境雷動四野風起息夫躬傳 三輔苦之罵

詈載道紀光武 瓜分齷切塵消鼎沸袁宏後漢書 編戶騷

動天下思亂 京室為虛薛瑩靈 天下騷動起為盜

賊續漢書 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卓論云董

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

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

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 蕩覆王室典論云

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帝躬擐甲胄稱無上將軍後漢靈帝中

稱無上將軍耀 火燒宮府 四方州郡擁強兵獻帝

兵於平樂觀 山無暖幹澤無注水淮南子云 增疾其長亂唐書



漸以宰相鎮兩川時崔旰殺郭英又據成都鴻漸憚其  
 雄武先許以不死旰既見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  
 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關通貨賄載智略  
 薦旰為成都尹議者疾其長亂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  
 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  
 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齊忠良進貪猥凡  
 仕進干請不結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國  
 子弟則謁主書

用賈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貪臣聚

斂以圖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唐書劉黃策樹黨恣橫五代漢隱

帝即位楊邠史弘肇王別置典謁時溥寵姬劉氏愛

幸以妻敬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車服驕

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

于覆舟自焚宋史張方平疏若新法卒亂天下必

斯人李師中嘗言今王安石者眼多白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羣姦嗣虐毒流四海

朱熹嘗言王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引用凶邪排

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

之羣姦嗣虐毒流四海至于治亂自此而分基業自

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此而隳陳師錫言蔡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

分祖宗基業稱威武大將軍奔山堂別集明正德十

自此而隳矣軍朱壽命內閣草制楊廷和不可辭疾不出乃召梁儲

面趣草制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

操劍立曰不草制視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

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

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矣及上度居庸關遂駐

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

譎政

政術部

綱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亂政 譎政

三



**原** 鉅 筭 漢趙廣漢字子都為潁川俗芻黨廣漢

又為京兆善為鈎距以得人情嘗呼亭長示詐示人

界上亭長戲曰為我多謝趙君廣漢知之

**任詭** 諂 **間行察俗** 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而已

觀邑里採風俗然後進吏人及 **借死狗軍** 魏太祖軍

簿請用小斗給軍糧祖曰善後軍中怨祖謂 **使吏襲**

主簿曰借汝死以謝眾乃斬之以狗軍士 **問吏所聞** 范甯為豫章守

姦 王溫舒擇敢往吏把其 **問吏所聞** 欲遣十五議曹

下屬縣採風俗使假歸還訊問 **事不敢隱** 黃霸為潁

所聞官長得失徐邈與書云云 **事不敢隱** 川遣吏按

行吏不敢舍郵亭食於路傍烏攫其肉吏還霸迎勞曰

甚苦食於路乃為烏所攫盡知其行止事不敢隱也

**誦以摘姦** 王渙為洛陽令又能 **功曹不敢隱** 朱博

元為馮翊長陵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

博見其癡問之禁不敢隱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馮翊

欲灑卿恥技拭用能自効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

敕禁無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以為耳目擢禁連守縣

令久之召功曹責以禁等事使自疏取受欺慢 **吏人**

當斷頭之功曹不敢隱博削記使之不敢蹉跌 **吏人**

**為耳目** 蓋寬饒為官志在奉公俸錢 **晉文誦而不正**

論 **朱博誦不敢欺** 朱博每到官輒出奇 **增任機誦**

唐書劉頎累遷京兆尹任 **聘誦怪** 又曰裴延齡資奇

機誦為政煩碎無大體 **聘誦怪** 又曰裴延齡資奇

鈎距

示詐

借死狗軍

問吏所聞

事不敢隱

功曹不敢隱

誦以摘姦

為耳目

朱博誦不敢欺

聘誦怪

晉文誦而不正

增任機誦

聘誦怪

聘誦怪

聘誦怪

聘誦怪

聘誦怪

聘誦怪

聘誦怪

聘誦怪

聘誦怪

聘誦怪

聘誦怪



無異也 攜貳其徒 又曰曾鞏知齊州章丘民聚黨邨落

人又屬民為保伍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

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

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狗四境盜聞多出

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

使相猜阻 又曰夏竦陰間僚屬使相猜 多得事情 又

孫冲為吏所至以強幹 獨能如約 又曰元豐末蔡京

稱然任鈞距多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

秉政復差役無一違者請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

畿縣催役何不可行之有至紹聖間入權戶部尚書章惇

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至紹聖間入權戶部尚書章惇

欲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曰取熙寧成法施行

之爾何講 治民之末 明紀事本末解縉封事曰簿書

為惇然之 治民之末 明紀事本末解縉封事曰簿書

末也 政不一 政不一 政不一 政不一 政不一 政不一

原吾誰適從 士為謂晉獻公云狐裘蒙 國不堪貳 傳

一與一奪 季文子謂晉七年之中 孰甚焉 朝更夕改 政

眾而惡 國語 政令無常 增無所統 一 唐書哥舒翰守

能事以軍政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 紛爭詆訾 又

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 紛爭詆訾 又

韓全義討吳少誠詔合十七鎮兵馬屬之全義無他方

略號令悉稟監軍每議攻戰宜監十數紛爭帳中小人

好自異互詆訾 政出多門 宋史高宗初立李綱上十

不能決遂潰 政出多門 宋史高宗初立李綱上十

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 依違不決 又曰宋宰相呂夷

之於中書則朝廷尊 依違不決 又曰宋宰相呂夷

同宋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 依違不決 又曰宋宰相呂夷

齊間有所異政事由此依違不決 依違不決 又曰宋宰相呂夷

佞邪一 依違不決 又曰宋宰相呂夷

原无妄之往天命不祐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有言

政術部 附益負函卷一百三十一 政不一 佞邪



不信 尚口乃窮 比之匪人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易並

無以利口亂厥官書 盜言孔甘 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無易由言 耳屬於垣

言之醜也 言之辱也詩並 君子不以口譽人情疎

貌親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口費而煩易出而

悔 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禮並 巧言亂德

惡利口之覆邦家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巧言令

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不有祝鮀之佞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 罔之生也幸而免 無而為有虛而

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是故惡夫佞者 遠佞

人佞人殆並論語 慢易以犯節沉湎以忘本 華而不

實怨之所聚 目動而言肆左傳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視

流行遠不安其位 其言僭慢 無信多私宋元 姦

以事君吾所能御左傳叔向云注御止也 齊人執鄭詹書其佞

也 自齊逃來曰佞人來矣淮南子曰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

極言無度 其口曲媚 曲躬要利並得厥求 面相

誣蒙及爾顛覆 說者流於辨得者亂於辨 安知是

諛諛者乎越語范蠡謂王孫子曰吾濱于東海之陂鼃鼃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階余雖覩然而人

面哉吾猶禽獸也又 展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

政術部

尚書類書卷一百三十一

佞邪

三



毅而不勇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王孫勝優施謂里克之妻曰主孟啗我我

教茲暇豫事君乃歌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晉語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

謂里克妻云云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

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晉語里克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云云撓志

以從君廢人以自利 佞心翦翦 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 恣縱不羈 無稽之言 各興心而嫉妬騷經云衆皆競

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羗內荃蕙化而為茅楚辭天問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楚辭天問曰比干何

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明白不進荆棘成林 巧佞在人

賢人滅息 連蕙蒞以為佩 遇鮑肆而失香 浮雲

蔽悔姦臣浮說 世雷同而炫耀何毀譽之昧昧 視

忠正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囁如之妄詐並北堂書鈔

**增**佞言似忠姦言似信李沆語懷張湯之辨詐有盧

杞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蘇轍論呂惠卿傾險儉薄文

辭淺繆神宗時御史論神明逸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陳俊卿論

湯思退俱宋史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

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

如此者元史許衡疏

政術部 附監頁卷一百三十一 佞邪



佞邪二

**增承意** 汲黯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

**順指** 嚴光傳阿 巫媪 宋史太祖時史珪石漢卿用事

之切齒卒 俳優 又曰徽宗用王黼身為三公位元宰

取悅笑 逢迎 又曰梁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

**附會** 又曰林特天性 多詐不情 弘齊人多詐不情

**口才得幸** 元史順帝時哈麻有口才尤為帝所褻幸

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 佞媚為心 唐書王義方彈李

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 佞媚為心 義府疏善柔成性

劉泊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佞辭泉湧 又曰

時鄭注權勢熏灼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

說元素名注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召注至蠖屈

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 佞而不仁 又曰魏徵疏

手欵曲以金厚遺而遣之 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間倫請下之穆伯不應曰間倫

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

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焉用之 挾詐任數 宋史楊

竦挾詐任數 真姦邪 又曰仁宗嘗謂輔臣曰王欽若

姦邪傾險 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

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 久自敗 真宗

曰邪姦之迹雖曰 益畏其口 又曰太宗頗任趙贊令

難辨然久之自敗 笑其姦 間白之太宗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益畏其口

佞又曰哲宗廢孟后立劉后受冊之日百官仗衛陳於

事上當天心下合人 乃今信有佞人 唐書太宗嘗玩

政術部

佞邪



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  
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放鄭聲不若遠  
佞人東軒筆記王荆公初為參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  
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自喜而為  
之耳其事業豈止如是乎平甫為館職亦在坐曰為政  
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  
佞人呂自是  
與平甫相失

### 貪暴

**原**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作威作福玉食 害於而家

凶於而國 降割於我家不少延 叨憤日欽劓割夏

邑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並書 正月大夫刺

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伐檀刺貪也 終風刺虐也 碩鼠刺重斂蠶食於

人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哀刑政之苛 斂怨以為德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王公侵刻下人不得其所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並詩 率人以暴而人從之 不勝

其弊唯戮是聞 棄命專殺不能致順至於用鉞 肆

於人上以縱其淫 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趙文子云 其虐滋厚子產以為蠶尾 肆其罔極 視人

如草莽艾殺其人 暴骨如莽 反易天常斬艾百姓

叫天之無辜陳良夫 駟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浸

欲崇侈不可盈厭 政以賄成 干國之紀 何沒沒

也將焉用賄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受焚之功取



貨於鄭以玉賈罪 強奪商人無所還忌 內寵之

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左傳晏子謂景公云云 山林

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穀梁傳 天子受

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桓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

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 君人者必時視人

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

勤於食則百事廢 用人之力為已悉矣 財盡則怨

力盡則懟 驕頑之虎見利無親 賄無成事 專利

作威 今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諛 爵以賄成 飲食

以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 厚顏忍恥遂非不悛 夏

箴日中不容利人乃以外刺 享一利亦得一惡晉語曰樂

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

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 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

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曰善驚

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慎所從也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

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云云 增 谿窳之欲惟賄是利李

府 李林甫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

親既崖深阻卒不可得也 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

憤盧杞 嚴礪為山東節度使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

及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稅外加斂錢及芻粟



數十萬 黎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

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並唐書 石保吉累授節度使家

世將相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繡好

治生射利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

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 慄悍陰刻無所顧忌

王安石子雱 徽宗時蔡薳出知杭州為政喜怒徇情任刑

太慘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緡禁民與為市乃下其直

強取之 蔡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

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

計也 賈似道酷嗜寶翫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

矣發其塚取之並宋史 元至元二十八年虎入南城趙

與票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

與票貧窶有守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 內通

貨賄外示威刑元相阿合馬 仁宗朝內外監察御史四十

餘人共劾右丞相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

罔下蠹政害民並元史

### 貪冒一

原上貪於利則下叛鄭元注禮記大學篇 先財後禮則民利禮坊

記 貪貨棄命左傳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安官貪祿說苑云安官貪祿營

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浮沈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

政術部 尚監貢 卷一百三十一 貪冒



臣也貪以敗官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貪人敗類詩桑柔篇貪受

不祥左傳好利不顧詩清人篇貪婪無厭專利不厭左並

傳懷璧賈害左傳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

以賈害也為富不仁左傳云陽貨奔齊請師以伐魯鮑文

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受祿不讓至於斯亡詩

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蓄聚無厭積禍滋多國語

違不出境則利祿也禮表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晉中興書謝

韋相楚君無聚斂無厭取譏當世萬安石弟聚

斂積實不知紀極傳云縉雲氏有豐富者誣以大罪

後漢書侯覽傳云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

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

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

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多

饗大利猶思不義左傳子廢為殘賊莫知其尤非

人其吉惟貨其吉書問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左傳曰

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

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聞重幣僑也惑之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後漢崔烈輸錢

一億萬位至太尉後漢曹嵩貨賂中官靈帝時許芝

每爭肉魏志許芝每祭肉慕容恒賣水慕容評恒賣

公聚朽蠹三老凍餒左傳云齊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

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

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

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秋日淒淒

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百卉具腓詩四月篇

政術部

貪冒



貪冒二

**原錢愧心**

張武為郎中令受賂以愧其心

**金行賂**

陶朱公仲男殺於楚朱

公使長子以千

**歸罪賜衣**

吳祐字季英為膠東相

**受賂賜錢**

皇甫真

曰君如此何忍欺促歸罪祐曰觀

**受賂賜錢**

字義真

過知仁使歸其父還以衣賜之

**不汝疵瑕**

楚文王謂申侯

更賜錢懷慙或有罪受賂嵩

**自圖進退**

薛宣字貢君為馮翊高陵令楊湛

汝疵瑕不

**敗官為墨**

貪以敗

罪賊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意乃手自牒書條其賊與湛

**于貪**

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

名儒輕宣宣獨移書顯責

**行慎**

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

之游得書亦解印綬去

**侵欲不忌**

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通賊謝

唐書王伍王叔文之黨門皆

**嗜權利**

又曰王

鹽鐵嗜權利

若沸羹而伍尤通天下賊謝

**嗜權利**

又曰王

不復初操

務蓋藏又曰韋臯治蜀二十一年以侈

**嗜權利**

又曰王

若市賈

又曰王縉性貪相稽若市賈然

**不保其貪**

宋史

又曰李石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

招賂素無清譽

**素無清譽**

宋史

宗嘗諭臣下曰李

招賂素無清譽

**素無清譽**

宋史

昌齡素無清譽

招賂素無清譽

**素無清譽**

宋史

禁密語

販爵元史曰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

**狼籍**

唐書

世祖乃命自今宣

紀大壞人心駭愕

**狼籍**

唐書

庭等使有司刻字

融賊饋狼藉司農

**狼籍**

唐書

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名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遊

破產又曰盧

**破產**

又曰盧

政術部

若忒其不道以致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破產**

又曰盧

增



盜縣官財又曰張滂謂班宏為度支不一歲家輒鉅億

商販部中宋史夏竦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

萬牟賊聚斂唐書元載諸子牟牟利贖貨宋史葉

利贖貨與曾布厚非賄謝不與官唐書自至德乾元

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網紀大壞賂多者得

善州五代史後唐廢帝立劉延朗等五人並掌機密延

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

培剋

原初稅畝穀梁傳云初稅畝古者多賦斂說苑云晉

斂多賦也田萊多荒詩楚杼軸其空東篇重賦於民

貢禹傳云侵刻小民王莽傳云頭會箕斂漢書頭會箕斂服

人頭數出穀民飢重斂管子賦斂甚數兵法賦斂

羌胡後漢馬防兄弟貴盛多收收田畝錢後漢書靈

二年稅天下責治官錢靈帝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前漢昭帝贊曰孝昭承孝武奢侈餘繇役無止時徵

發傾四海班氏詩增勾剝唐書皇甫鏞為宰相至雖

市道皆橫賦貞元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厚苞苴

宋史紹興中監察御史顏師魯言比年好進之徒平時

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培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

以貪搜市廛唐書裴延齡嘗奏勾獲乾隱二十萬緡

乃大搜市廛奪所入以獻逮捕匠役迫脅就痛誅斂

政術部

刑監頁

培剋

書



又曰崔寧即崔旰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  
乃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  
子厚誅斂又曰王鉞厚誅

峻責租調又曰貞元二十年關輔饑李實為司  
農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一不問

陞元史曰至元年間右丞盧世榮以  
培克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利在培克宋史  
蕭振

斛以知成都安撫制置使軍儲適闕振奏留對糴米八萬  
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培克即先告

振總計者以譜得蜀帥既而專用羅織培克其復謫池陽而  
之駿刻軍賜唐書長慶初張弘靖代劉總為盧龍節  
度使不通大體駿刻軍賜專以法根治

駿刻賞格宋史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運使李  
迨駿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勾

克為功又曰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權要  
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以錙銖培克為功復

用此輩將何以堪金史金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  
苛刻以應詔完顏間山曰民勞至矣

復用此輩將何以堪復用此輩將何以堪

原夏王滅德作威湯誥商王罪人以族秦誓斬艾百姓

害虐丞民書多方篇結怨於民降灾下民並秦誓民

不勝痛漢武故事民泣於道漢書王莽傳云視民如讐左傳

政術部

政術部

暴虐

暴虐



目國語云厲王海內無聊荀悅漢紀云教虐是作

書益稷篇敢行暴虐書微焚炙無罪殷紂燒鋸斷

頭左傳率割夏邑湯誓劓割夏邑書多殺季歷竹書

殺管修左傳云殺管修楚作亂

囚箕子史記殷剗孕婦泰誓曰剗殺人恐弗勝韓

外傳云龍殺人以興謗左傳炮烙始於熨斗淮南子

於象箸炮烙始於熨斗銅柱加於雙炭帝王世紀紂為用鄩

子於次睢左傳云宋公使鄭文公用隱太子於岡山

滅蔡楚子脯九侯以饗諸侯禮明堂篇紂酌梅酒

以賜文王帝王世紀殺人不忌為賊左傳晉那侯與慢

令致期謂之賊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誓泰小大戰戰

懼於非辜仲虺罔密文峻姦軌不勝漢景天降罪

罟蝨賊內訌封豨其士狎窳其民揚雄長爛金為

烙骨肉成泥桓子新論云紂爛金為虐而好劍鑄必

試之左傳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湯誓以虎充市而視

者驚世紀云赭衣半道所謂天賊微文深詆殺者

甚眾史記減宣傳云晝夜驗治竟致死事前漢張敞

繫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曰五

其死事寧見乳虎無直甯成怒前漢酷吏傳云甯成

政術部刑監類編卷二百三十一暴虐



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流血成川號曰屠伯  
王隱晉書云苟晞怒其暴如此  
為青州刺史云云  
孟賊孟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

靡有夷瘳並詩瞻棄五帝之德刑推三王之法籍淮南  
子云夏桀剖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誓泰偶語詩書者棄

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始增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  
孫嬰祿亦投嶺南肆斬殺怖天下縱酷吏為爪吻

宗姓侯王骨骸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遣使六  
道詢鞠流人萬國俊一日戮三百餘人劉光業殺者九

人希功於上惟恐殺人之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  
少武后久乃知其冤也  
之吏鑿空投隙朝與為密夕與為讎一雁攝遣與

妻子決周用仁昌秦用刑亡唐書周矩以兵圍十

六宅韓建劫唐昭宗幸其鎮誣諸王謀反以以暴虐

殺戮為事梁太祖數百人同一坑梁太祖屬數百人皆遇

害同為少長以次就戮唐臣王師範攻梁朱友寧戰

使友寧妻泣謂太祖以讐人猶在朝廷乃遣人就河陽  
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  
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然懼少長失  
序下愧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就戮於坑時人哀之

作燒煮剝剔刀山劒樹之刑南漢劉鋹作此刑太祖

一方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宋史北漢劉繼元性殘

必族其家殺明紀事本末左丞相胡惟

傷不可勝紀草菅勳舊臣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又曰胡惟

先發乃謀逆庸曰主上草菅勳舊臣何



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又曰藍 清宮三日又曰燕王

三日諸官人女官內官皆十族並戮 又曰方孝孺不

誅死惟得罪建文者得留十族 又曰文皇曰獨不

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及母族 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

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及朋友 門生廖鏞林嘉猷等

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 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

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 八百七十三人妻

鄭氏與諸子皆先經死悉燔 削方氏墓

原卧虎後漢董宣為洛陽令 人號卧

武健嚴酷鷹 猜禍温舒為中尉 名猜禍吏任

虐於百 作威倚書法以削 威束濕薪 甯成操下

亂杖魏劉頴為弘農守 過無大小亂杖搯之 吏猛於

虎政苛 烈於火天吏逸德 去儒吏朱博所在 輒罷去

尺法無奈生所言 聖人道何且歸待堯舜君也殺婦

人行黃昌為陳相 縣人登樓而觀昌乃殺之甯成怒

虐一 商君法法商鞅立 戒軟弱尹賞將死 戒子曰為吏

復進用一坐軟弱 不驚神速 王温舒為河內具私馬

日得報郡中驚 使其神速時於旁 郡追求賦會慢經界

春至温舒歎 曰使冬月益展一月足 吾事矣不戒視

吏慢其經界 密法令甚上 下相遁遁避也 不戒視

成謂之暴慢 令不教而殺謂之 重足一迹甯成

流血數里嚴延年為河南守 冬月屬縣內流血數里河

可不除母地白木杵 吏刺骨吹毛 帖增殘孽



唐書肅宗時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摯罷昏暴五代史劉銀為政以

目語來俊臣治獄纖介皆入于上急變唐書來俊臣

上急變誣號大蟲宋史下衮太宗時歷淮南轉運使

然性慘毒培克嚴峻專逢乳虎又曰韓續以天章閣

事插楚至有大蟲之號性尤酷暴五代史南漢劉晟

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皆下蠶室五代史南漢劉晟

續字玉汝言其暴酷也皆下蠶室五代史

暴猜阻忮忍唐書令狐彰猜阻皆下蠶室劉銀目

百官為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赤氛冒門

唐書曹華為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鄆為三鎮明年

兗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

饗幕甲士於蕪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更戍有轉徙勞

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人左既而州兵乃闔門犬言

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於幕環之凡

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氛冒門高丈餘

禹巧詆張湯慢虐神人暴殄天物報虐以威

殺人以逞朝令暮具上慢下暴滅德作威

以蕩陵德帖白亡徵

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禮中國家將亡神又降之左

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再宿為信聆隧地名商

之亡也夷羊在於牧野國語注云夷羊神麋弧箕服

實亡周國史記周本紀云楚矢箕服是喪王國璣語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史周本紀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左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

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鬼哭

政術部

亡徵



山鳴

帝王世紀云殷紂六月雪或雨赤血云

黃神嘯吟

淮南子云夏桀之時

五

星錯行

世紀云桀時攝提移處五星錯行伊洛水竭

三川皆震

史記周本紀云幽王

二年西

桀失玉鏡

尚書考靈曜云

亡金虎

河圖云金虎喻秦君也

亡玉羊

易緯云泰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也

天奪之監

左傳云虢公敗戎於桑田郭偃

曰號必

天降時喪

尚書多士

狠而無親

汲冢周書史記

者疑發大事

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

狠而

不和

韓非子

秦三七之危

漢武故事

漢赤金漸微

漢南記序

伐智而專事

史記解云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

使曲集

復諫而好勝

韓非子亡微篇云狠剛而不和

自信者

太心無悔國亂自多

亡微篇云太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

之資而易其鄰

期而不當言而不信

世紀云

喜淫

不周於法

亡微篇云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

聽以爵不待參驗

又云聽以爵不待參驗用人為門戶者可亡也

恃交援

而簡近鄰

又云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

簡侮大臣

無禮父兄

又云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

親臣進而故

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

又云親臣進而故賢良伏無功貴而勞

苦賤如是則下怨

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

逆其使

又云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怨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者可亡也

羣臣易慮

又云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易慮者可亡也

臣怒生變

史記解云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

政術部

附錄

亡微

早



而生變有巢以亡也 以智矯法以私禱公亡微篇云好以智矯

變易號令數下者不可亡也 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又云淺薄而易見漏洩而

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君之語者可亡也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云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 多怨而好兵又云主

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饕貪而無饜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輕戰攻者可亡也 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又云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

也 后妻賤而婢妾貴又云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

此則內外垂內 女子用國刑餘用事又云不為人主

外垂者可亡也 之智用又云婢妾之言聽愛玩

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 婢妾之言聽愛玩

庶子稱衡又云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

子尊上見 大臣兩重父兄眾強又云大臣兩重父兄眾

者可亡也 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又云嬰兒為君大臣專制

待交者 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史記解云樂專於君者

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 減爵損祿禁罰不行史

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貴臣相妬大臣隆盛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

解云谷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鄒君嗇儉減爵損祿羣 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又云凡人主之

主弗誅者可亡也 命將太重任守太尊又云出軍命將太重

輕而臣重 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又云大臣甚貴

擅命徑為而無 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又云大臣甚貴

所請者可亡也 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又云大臣甚貴

政術部 亡徵



主斷而重擅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又云官職可以

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也罷露百姓煎靡貨財又云好官室臺

器翫好罷露百姓煎增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榭陂池事車服

必無亡甲兵亟動徭役不息子女玉帛是求宮宇

臺榭是飾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

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言魏徵疏陳勝吳廣不獨起於

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策劉蕡藩鎮日橫天子盱食

李石惡德流布福祚不長劉栖王命不出劔門唐書

黃巢之亂登樓思歸大內李茂貞犯京師昭宗將奔

僖宗出奔登樓思歸大內太原韓建遣子允請幸華

州昭宗幸其鎮建遂欲制之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京

師作菩薩蠻詞三章其卒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

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飲道旁登愁臺後唐明

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宗反莊

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

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

去趙寶子天水碧南唐李煜在位日先是江南民

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

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

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新年餘慶嘉節長

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春五代史孟昶在蜀每歲除命學士為詞題桃符置寢

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非工自命筆

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

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尹洙大臣不畏公論小

臣趨利附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左右無輔拂之

士守邊無禦侮之臣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

政術部

淵監類函卷之二十三

亡徵

星







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功藉眾功則  
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  
政於眾多之胥欲紀人事之眾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  
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  
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  
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己  
是專地也欲無流冗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  
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  
州冀州厥土唯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兖州厥土  
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

洪鑑卷一百三十三

下第三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  
惟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  
下中第八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疎也厥  
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雍  
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  
一十萬八千二百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間定墾  
書冊不存無以詳焉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  
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  
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  
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

政術部

洪鑑卷一百三十三

田制



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  
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  
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  
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  
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  
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馬萬乘戎卒  
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  
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  
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  
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  
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  
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  
使職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  
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  
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  
也園樹果蔬之屬季秋于中為場樊圃為之園宅田者  
致任之家所受士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  
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  
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  
政府部  
田制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田制

三



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五百里王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

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

歲即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必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

人口田二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磽确謂瘠薄之田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二十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孟子曰夫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

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

也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韓趙魏三

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

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

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

十二年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漢孝文時民

近戰國皆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纖

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眾是天

下之大殘也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

政術部

田制

田制

田制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  
 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蕃多也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  
也靡讀曰縻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  
 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晁錯  
 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  
 衣之食讀曰嗣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  
 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  
 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  
 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

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  
 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  
 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  
 食天絕天年郡國或地饒陋無所農桑數畜或地饒廣  
 薦草莽草稠曰薦草深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  
 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  
 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  
 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  
 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  
 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

政術部

開監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田制

五



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  
 春秋之所重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  
 令母後時宿麥謂苗經冬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粹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名田古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  
 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  
 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  
 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  
 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音工畦音犬

反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也代易古法也后稷始音田以  
 二耜為耦并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畦長終畝一畝三畦一

夫三百畦而播種於畦中謂穀子種苗生葉以上稍耨  
 隴草耨鉏也因隴其土以附苗根隴謂下之音類故其詩曰或耘

或耨黍稷音擬擬芸除草也耨附根也言苗稍壯  
 每耨輒附根比必寐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

故擬擬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  
 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

漢時二百畝則得今五頃也古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  
 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畦者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善為

政術部

田制

田制



解田二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大農置工

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

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為法民或苦少牛

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音

犁輓引也史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庸功也

與庸賃同義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

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而緣地離宮別處之

常居也墻餘也宮墻地謂別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

河墻地廟垣餘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

於墻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田家三

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

張掖縣也時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

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

有畜積孝宣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

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種五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

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地屬

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

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不

良之吏覆按小罪徵名證按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

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飭之孝成帝

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



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措之本先帝劬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主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須待也遂寢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年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王莽篡位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



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桑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買賣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以許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

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

九十每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

荀悅論曰昔文帝詔除人田租且古者

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



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  
紛亂制度難行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  
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  
制度張本不亦宜乎崔寔政論曰聖人分口耕耦地各  
相副使人勞逸齊均故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  
燕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  
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  
重遷寧就饑餒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爲言暝也謂暝  
暝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  
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

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  
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  
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  
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  
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  
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  
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晉武帝太始八年司徒  
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  
巡察帝從之苞旣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  
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



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  
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  
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  
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  
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  
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  
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  
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  
以為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詳賦稅宋孝武帝大明初  
羊希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

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爨許爨山封水保

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

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利之深弊請

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

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

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

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

山澤先恒爨力居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

魚梁鱮鯿七由反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

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



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二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  
頃皆依定格條上貨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  
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  
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  
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貨之家於餘姚鄞莫侯鄞  
三縣墾起湖田餘姚今會稽郡縣鄞帝令公卿博議咸  
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  
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  
肆力非為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  
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

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違眾議徙人並成良業後魏明  
元帝永興中頻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  
者就食山東勅有司勸課田農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  
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  
之人使無牛家以牛人力相質墾殖鉏耨其有牛家與  
無牛家一入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鉏功七畝如是為差  
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鉏功二畝皆  
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  
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  
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



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與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入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力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

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

不栽樹者謂之露田

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

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歿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



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

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解給公田刺史



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

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

幽州寬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則大魏晉年代久遠改移分析或未易知以此要有解釋近代

制置今多因習則不假繁敘他皆類此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

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

蠶桑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

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

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

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

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

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職事官一品

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

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

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

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

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

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

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

政術部

田制

田制



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  
 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  
 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  
 麻田如桑田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  
 恃勢侵奪富有連畝巨陌貧無立錫之  
 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  
 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  
 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  
 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  
 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賣買遷鄴之始濫職眾  
 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遙壓首人田以  
 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橫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  
 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  
 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  
 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贖長買  
 便逃者苟貪錢貨許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即  
 便逃走怙賣者怙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

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因王課  
 不濟率多貨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有懶惰之  
 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游三正賣其口田以供  
 租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暫還即  
 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  
 其賣怙田園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  
 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  
 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  
 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五以下宅三畝  
 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自諸王  
 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  
 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  
 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



田一品者給田五十頃至五品則為田三十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

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

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

其永業田親王百

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



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  
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  
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  
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  
贖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  
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  
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  
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  
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其六品以  
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

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

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

既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

其餘

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  
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贖追收其因官  
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  
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  
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縣界內所  
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  
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  
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



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

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收田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



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  
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磴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  
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在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  
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  
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  
為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  
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  
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  
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  
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

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  
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  
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  
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

縣受

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親王出蕃者弛壞兼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

給地一項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  
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增玉海林勳曰周

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耳唐之口分人  
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惟  
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



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敝法也是以啓兼并之漸文獻通考水心葉氏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强者力多却能兼并衆人之利以爲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致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授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爲井井爲疆界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疆界既定人無

緣得占田其間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却無強民兼并之害至商鞅用秦開阡陌已不復有井田之舊天下之田却簡直易見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世有豪強兼并之患雖然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插手不得不得而去而爲游手轉而爲末業漢世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却又與三代不合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至于漢亡三國並立民死於兵革之餘未至繁息天下皆爲曠土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亦終不在民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北



洪鑑卷一百三十一  
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制但末年推行不到頭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爲畝唐却是二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

給亦與周制不同其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凶荒上又賑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却容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爲初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法執之以爲據故公田始變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立賣田之



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壞至於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  
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民自籍所謂  
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  
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  
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為私田之實其後兵  
革既起征斂煩重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  
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為兩稅要知其弊實出於此  
又玉海曰開元九年以宇文融為括田使括逃戶及籍  
外田時戶版刻隱人去本籍詭脫繇賦豪弱相并融由  
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以融為覆田勸

農使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稱是 文獻通考曰周顯  
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漸寧言  
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永適輕重卿受  
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  
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乃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  
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 先是上因覽元稹長慶集  
見在同州所上均田表因令製素成圖直考其事以便  
觀覽徧賜諸道議均定民租至是乃詔行之 宋史曰  
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為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  
使均括諸州民田宋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



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遣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命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爲差黎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墁不宜種藝者不責課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爲首者死從者流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徙文獻通考曰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爲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

荒萊乃詔禁止許民闢土州縣無得檢括止以見佃爲額宋史曰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見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某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卽爲永業文獻通考至道元年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卒污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爲永業仍蠲



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  
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宋史曰真宗景德中丁謂等  
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偽濫  
且慮別置官煩擾乃請少卿監為刺史閤門使以上知  
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天禧四年  
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凡農  
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  
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  
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即位之初上書者言  
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

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  
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  
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  
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時又禁近臣置  
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文獻通考曰景祐時諫  
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  
祕書丞孫琳嘗往洛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  
步方田法括定名田願召二人者三司使亦以為然且  
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  
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



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以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生典賣

割移官給契官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其後必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詔罷方田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大觀四年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其悉加改正如其舊高宗紹興十二年左右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乃以椿年爲兩浙運使專委措置經界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更不增稅額陂塘塍埂之壞



於水者官借錢以修之圖寫墟畝選官按覆令各戶各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開諭禁防靡不周盡初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其舊又漳汀泉三州未畢行明年詔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產瘠薄已免經界其稅額悉如舊又瀘南帥臣馮楫疏論不便於是瀘涪州長寧軍並免果州廣安軍既行亦復罷自餘諸路州縣皆次第有成光宗時知漳州朱熹奏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圖籍尚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煩公私兩便獨漳汀泉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

賦日朘月削安可底止臣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詳則足為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皆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為辭說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今已仲秋向去農隙只有兩月乞即詔監司州郡施行漳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兩可之說上令先行於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而南方地煖農務既興已非其時熹猶冀嗣歲可行益加講究每謂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向後亦



須五十年未壞合令四縣作四樓以貯簿籍州作一樓以貯四縣圖帳條畫既備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閱兩月熹請祠去尋命持節湖南猶以經界不行自劾議者惜之宋史曰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言廩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有旨從其言朝士有異

議者丞相賈似道奏採楮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踰限田帝曰當一意行之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爲害者八事疏奏不肖者六郡回買公田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



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六郡騷然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并抑買自經者分置莊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時有言公田之害者似道皆罷黜之至德祐元年詔公田最爲民害稔怨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而宋祚訖矣 續文獻通考曰金之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爲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

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凡請射荒地者以最下地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爲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一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 恭和元年用尚書省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戶每田四十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汙萊人戶缺乏并坐所臨長吏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言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爲



靡所不至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荆楚  
之域至有僱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  
今欲復井田尚恐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  
之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巨族官民之家限  
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官長以空名告身每田  
幾頃官階一級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罪限外  
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為主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  
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  
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  
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

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  
頃以下俱以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  
恒產官足養廉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復  
興矣 至元二十八年詔頒農桑雜令每村以五十家  
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爲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  
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  
專掌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碑擬於田側書某社某人  
於上社長以時點視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  
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助浚河渠以防旱曠地高者造  
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穿井井深不能



得水者聽種區田又每丁課種棗二十本雜果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荒閑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合州縣官正一員巡視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後以勸農官吏擾民罷其巡行之制止移文勸諭明太祖既定天下遂覆實天下土田造成冊籍既而兩浙及蘇州等府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零星花附於親鄰佃僕之戶名為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名為通天詭寄太祖廉知之遂召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分為幾區區定糧長四人乃集糧長暨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遂圖其

田之方圓大小次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為冊號曰魚鱗冊洪武丁卯冊成進之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為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四千餘戶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元臯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使地不失利民有恒產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諭戶部侍



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閒曠之地 嘉靖二十一年給事中夏言疏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覆天下官民田土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土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宣宗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

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又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取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法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為無糧地土一槩奪為已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月削產業既入展轉流亡是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乎

屯田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

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令其領率戰射士於張掖

屯為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

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

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

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

石石百二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

變且羌虜宜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

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音告鹽音門即金城郡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也羌

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

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

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

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

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

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理湟音皇陘音夾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

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

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

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

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



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  
 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  
 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  
 其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魏武  
 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  
 祇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  
 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  
 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  
 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  
 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

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  
 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  
 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  
 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  
 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  
 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  
 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  
 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之食  
 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  
 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旁脂反水四百餘里

政術部

尚監領函卷一百三十三

屯田

三



置一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  
 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  
 田二萬頃淮南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  
 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與眾汎舟而下  
 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羊祜為  
 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  
 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  
 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  
 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  
 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名信臣遺蹟名信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

穰縣界時為荊州所統激用滢音滢音滢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

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  
 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  
 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  
 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揚口在今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內瀉長江  
 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  
 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  
 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  
 各自佃即以爲廩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  
 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

政術部

荆益類卷一百三十三

屯田



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  
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  
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  
如魏氏故事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  
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穆帝升平初荀  
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屯田於東陽之石鼈亦在  
今臨淮公私利之齊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  
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  
食晉開汝潁而河沛委儲卿宜勉之後魏文帝大統  
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

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  
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  
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  
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  
水旱不為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  
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華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  
今范陽郡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  
范陽縣界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  
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



營屯田置都子使統之一子使掌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內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五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勲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簡堪者充之後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人獲其利**增**文獻

通考曰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餘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五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



上地民間苦之。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宋淳化四年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

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直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甚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既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矣。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上言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因地之利建用水之法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明



之士爲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  
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  
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  
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  
屯可得三百萬斛行之二三年必可至倉廩充實省江  
淮漕運傅子曰陸田命縣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  
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  
可盡也太宗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皇甫選光祿寺丞  
何亮乘傳往諸州按視經度事卒不行 咸平中陝西  
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今本

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儻  
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  
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  
前後及北至木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  
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充四砦監  
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  
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

屯田

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  
其人略如晁錯田塞之制故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  
也國初惟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浙間名屯田者皆因五  
代舊名非實有屯也祥符九年李允則奏改保州定州  
營田務爲屯田務則募兵以供其役熙寧取屯田務罷  
之則又收務兵各隸其州以爲廂軍則屯營固異制矣



然咸平中營田襄州既而又取鄰州兵用之則非單出民力熙豐間屯營都在邊州土曠人少則不復更限兵民於是屯田營田實同名異初營田皆置務何承矩建議於河北歐陽修募弓箭手於河東陳恕韓知古招置營田於河東北范仲淹大興屯田於陝西耿望置屯田襄州章惇初築沅州亦爲屯田務正以極邊多不耕之地並邊多流徙之餘因地之利課以耕耘贍師旅而省轉輸此所以爲扈邊實塞之要務足國定民之至計也然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成平中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豐中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

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爲擾或以差借耨夫爲擾或以諸郡括牛爲擾或以兵民雜耕爲擾又或以諸路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爲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矣然弓箭手之招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卒莫之行熙寧九年鄭民憲疏紹興元年知荆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詔除宗綱充



荆南府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  
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荊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  
半焉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  
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  
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  
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其強壯占百姓之田以  
爲官田奪民熟之穀以爲官穀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  
朝罷之誠是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荆襄  
之田尚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  
實爲兩便詔除見耕種人依舊外餘令虞允文同王珣

疾速措置 續文獻通考曰元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  
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旣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  
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大抵  
芍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不減於舊和  
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肇爲之至於雲南八  
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則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  
之由是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 憲宗時  
忽必烈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敵至則戰退則耕西  
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 世祖至元十七年  
又立營田提舉司二十五年江淮行省言兩淮土曠民



寡兼并之家皆不輸稅又管內七十餘城止屯田兩所  
宜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督使耕之制曰可  
烏古孫澤在廣西時徼外蠻數為寇澤循行並徼得阡  
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十屯列  
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塌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  
畝歲收粟若干石為軍儲邊民賴之御史臺奏澤為將  
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 明初兵荒之後民無定  
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初命諸衛分軍於龍江等處及  
邊境荒田撥軍屯種歲收子粒為官軍俸糧自是立法  
漸密徧於天下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分或有多寡不

等者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其耕種器  
具牛隻皆給於官 洪武六年太僕寺丞梁埜仙帖木

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  
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  
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

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按軍國之事備邊為急備食之務  
兵食為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

之要道而通商中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  
洪永間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而蠲租之  
詔無歲無之後來田鹽法漸非  
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 宣德五年遣吏部郎

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  
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請於濟寧以北衛



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兵二部議至是尚書郭資張本等言於緣河屯田實為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令官給以牛并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於人言事竟不行按黃言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秈稻亦可種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濬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里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重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

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踰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効也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以正德四年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為不可行者何哉

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儲遂大匱乏議者以

為國初屯田修備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

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等往各

邊丈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於

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使寧夏比

較屯糧尤嚴刑及軍官妻子人心憤怒指揮何錦等遂

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為名瑾禍始於此矣按鹽法舊令商

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屯糧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

政術部

刑部

屯田

星



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屯亦無實效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迹則衛所有間地即分軍以立屯非若歷代於軍伍之外分兵置司者也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餘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屯之比之豈足哉

屯田二

**原激河** 雜渭 白帖僕射虞詡上疏曰雍州厥田惟上激河復渠為屯田省內郡計歲一億計五丈原分兵屯渭南每以糧少不得展志於是屯武功五丈原分兵屯渭

耕者雜於渭濱 塞羌路 列夾河 曹鳳上言曰西戎大小榆土肥美又有西海魚鹽之利設屯田邊省委輸胡交關之路以遏絕狂狡窺欲之源殖穀畜邊省委輸

之役乃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侯霸海上置東屯田五部列屯夾河其功垂成羌叛乃罷 **增儲**

**軍食** 集流離 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

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糶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在涼州五年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宋理宗時孟珙為四川安撫使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屯田令流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遂大興屯田

守江於邊城三五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二歸 **築高垣** **耕廢壤**

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元業 肆考唐楊元卿為涇原節度使墾屯田五十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涇人德之 宋韓琦知并州以爲國初潘美鎮河東患寇剽掠令民內徙于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墾荒田九千六百頃

政術部 屯田 昌



屯田三

**原秦耕** 務耕戰 秦 楚耕 楚圍宋築 得十二便 漢擊先

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奏曰羌易以計 破屯田得十二便用兵失十二利內無勞費之損外有 守禦之備上報 三十六部 金城長史上官鴻上聞置

曰聽將軍計也 漢武募屯田 粟縣官而受田於都內 韓浩急田租

魏祖與諸將會議諸將以方今之急務在盡敵浩獨 曰方今宜急田租魏祖善之乃大興田以足其軍用

**增染繒易牛** 對曰經濟類編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也德宗曰 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久居原蘭

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而府兵亦成今吐蕃久居原蘭 之因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

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 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關中土沃而久

荒所收必厚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德 宗曰善即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除租牛課** 前世屯田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 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十萬

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 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宜請

罷營田務乃勅罷之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 賜見佃者為永 都子使 文獻通考後魏清河三年詔

業悉除租牛課 都子使 沿邊城守堪耕食者營屯田 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 紅牌例 續文獻通

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紅牌例 考明永樂 中令各處衛所凡屯軍一百以上委百戶一員提督之

又有紅牌一面等例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漕細糧子粒 則司於 戶部

戶版一

**原脫卒** 流民 白帖曰漢武欲作通天臺未有人王温 舒為中尉覆脫卒得數百人作之上拜

政術部

戶版

戶版

戶版

戶版



少府注隱漏未為卒也 景帝報石慶書曰 定先貫

流民愈多計文不改注郡上計文書不改也 隱新附 戶令先有兩貫者從邊一州為定次從關內

軍府州從先貫為定又復從軍府州定即俱是邊州關內俱

戶魏朝欲加隱實天子以問宣帝帝曰邊郡新附多無名

故下棄之宜弘大 絕戶令 占租律 戶令諸身喪戶

網則自然安樂也 絕戶令 占租律 戶令諸身喪戶

客女部曲資財店宅並令近親將營葬事及功德外餘

並還分處無女者均入近親官為檢校亡人在日有遺

囑處分實家長者不用此律 昭帝紀令人不得以律占

租及賈錢縣官也 謂自隱度其實定 二十始傳

其辭也武帝時多律外取今始復舊 二十始傳

十八得析 景帝詔男子二十始傳始復古制 戶令

得析其年十七已下命繼者俱於本生籍內注云年

十八然後聽即所繼處有母在者雖小亦聽析出 年

增料民 算賦 文獻通考仲山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

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今無故而料民

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至幽王乃

廢滅 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

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 九等 五比 山堂肆考唐

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九等 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

然後注籍其貨產定為九等 每定戶以仲年造籍以季年

州縣之籍常留五比省籍留九比仲 脫漏 詐注 文

年謂子午卯酉季年謂丑辰未戌 脫漏 詐注 文

通考脫漏戶口 隋大業時民部侍郎裴蘊以民 陳

間版籍脫漏戶口 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 民 陳

郊祀 藏後湖 續文獻通考洪武制凡行郊祀禮以天

洪武十四年始議編立黃冊十年 藏之

一造總解至南京戶部入後湖藏之

戶版二

原為版 周禮宮正掌宮中官府次舍 比要 小司徒掌

頌其法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

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及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注云大比更闕天下民數及財物  
今八月案比是也比要其簿書也  
白徒丁白籍  
白籍丁白

籍之辟名虛張文簿  
大戶傳  
圖籍盡收  
蕭何盡收

丞相府圖  
川澤不書  
高帝詔人或相襲聚川  
書數

於版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  
自生齒已上皆書於版  
辨其國中都鄙郊野異其男女  
歲登下其死生登

上也下  
獻數於王  
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  
獻其數

於王王拜而受  
發未傳詣軍  
蕭何發關中未傳者詣

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習御射馳騎戰陳而  
發游戶益

役五十六而老傳謂著名籍公徭役者也  
發游戶益

兵不諸葛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  
平居調戶則

可以益眾  
掌羣臣之版  
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  
歲登下

之縣鄙  
稽夫家之數  
周禮稽夫家眾寡  
周官生齒之

徒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  
漢法隱口之罰  
欺以我抵

聽閭里以版圖  
治小宰以官府之八成  
經邦損戶數

以保障  
尹鐸為晉陽損  
增天運遞盛  
山堂肆考曰三

於西北故戶口莫盛於西北  
舜禹分天下為十二州  
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  
周公分天下為九州

漢以西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  
周公分天下為十二州  
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  
周公分天下為九州

東漢建安當天下十之二  
西晉太康當天下十之一  
三唐開元當天下十之四  
宋元豐當天下十之五

耗相反  
文獻通考曰漢以後以戶口定賦  
故雖極盛之

應不課蓋以避賦重之故  
遞相隱漏且疑天寶以上戶不

者反居其大半然則豈足憑乎  
續文獻通考曰明不

戶口登耗如洪武十四年天下承元之亂  
殺僂流竄不

萬其後休養生息者二十餘年至三十餘年  
而戶減二



萬七千有奇口減三百五十七萬有奇如此等類有宜  
增而反減未久而忽增者然則有司之造冊與部科之  
稽查皆僅 **十得六七** 又曰遼道宗咸雍時朝廷遣使  
支判官會檢括戶口未三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  
而問之入望曰民戶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  
大率十得六七不足矣保先 **少為戶數** 又曰元憲宗時  
謝曰君慮遠吾不及也 **黃冊** 又曰

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董文炳為藁城令使 **黃冊** 又曰  
民聚而為居少為戶數由是賦斂大減 **黃冊** 又曰  
州縣上報布政司達部仍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由  
上 **戶帖** 又詔本部籍天下戶口及置戶帖各書戶之  
之 **戶帖** 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  
記籍藏於部 **原空簿地圖** 版籍天府 稽其阜蕃

帖給於民 **原空簿地圖** 版籍天府 稽其阜蕃  
**辨其減耗** 俾食毛之人 登先齒之版 漢朝倉  
卒猶或先收 聖代升平寧容後造 **增民之**

卒猶或先收 聖代升平寧容後造 **增民之**

大紀 國之治端 鈎檢戶籍 差量徭賦 恭儉有

節則戶口充羨 賦斂無度則版籍衰減 **玉**

招戶口一

**原** 強負 冗食 卓茂為太守旬月間襁負至者千餘人  
冗食者散廩 **增** 增戶數萬 免調六年 **玉** 海曰唐崔

史增戶數萬詔進五階以寵異之 **免調六年** 玉 海曰唐崔  
字文融為勸農使奏令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 **高**

頰歸浮客 李嶠察流散 文獻通考曰隋高頰覩流冗  
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毗  
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戶口之

盛由此浮客謂避公稅依強豪作佃家也 又曰唐李  
嶠上言天下流散非一宜令御史督察設禁令以防之

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 **得戶八十餘萬** 招附七十

以御之為限制以一之 **得戶八十餘萬** 招附七十

政術部 **招戶口**



餘村 玉海曰開元九年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裴寬等

善補招宋邊 又曰遼聖宗統和元年耶律

招戶口二

原勞來 而詩序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人奔送 而能勞來旋定安集之

日之師 凡新賦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美惡為等注

治謂有 所求乞也七人聽之使無征役以地美惡為等注

受下 適樂郊 汝適彼樂郊 欲入關 入關者輒流民欲

注云錄其籍 令還鄉 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鄰國有

鄉而納之 封檄遣之 後漢鄧太后詔有捐棄其居窮困道

市牛給之 魏衛顓字伯儒請置使監賣鹽

從政 王制曰自諸侯來 民還且勿算事 宣帝詔膠東相王

公田貸租 且勿算 自占八萬餘口 宣帝詔膠東相王

事謂始徭役也 自占八萬餘口 宣帝詔膠東相王

萬餘口 徙居二萬餘口 宣帝詔膠東相王

限招誘 續文獻通考金大定中詔 招集復業 又曰元

者十八九數年 之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

招集復業 量免科役 蠲除積欠給還事產其徙江南不

議行 安撫回籍 又曰明憲宗成化元年令流民願歸

衛有司 每口給口糧 三升其原籍無房屋者有司設法

一斗五升 每戶給牛二隻量給種子審驗原 蠲恤復

業又曰嘉靖詔 書流民有復業者除免三年糧役 蠲恤復

政術部 招戶口本土



後如果成熟  
量納輕糧

本土一

**原鍾儀楚奏**  
楚囚也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  
莊舄越吟  
操鍾儀囚於晉晉侯使與之琴

也舊舊俗也  
莊舄在楚而作越吟  
秦聲魯適

陳軫曰莊舄越吟臣豈無秦聲  
將軍步  
小人懷

乎公績為偏將軍過本縣步入其中見長吏懷三版  
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益隆也  
張湛字子孝為馮翊告歸

**入里必式望里而步**  
禮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

位尊不且自輕湛曰里下公門孔子於鄉黨  
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劉虞決

訟高鳳解鬪  
劉虞常降身隱曲宗之有辨訟從虞決

之鳳以情理論判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

之爭者感之  
收兵謝罪  
**桑梓必敬**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蓬筚知歸**  
增

**下車建節**  
說苑常樅謂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鄉而下車子知

也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為寵  
鄭公鄉

**高陽里**  
鄭公鄉荀淑舊里名西豪穎陰令以昔高

陽氏有才子八人  
改其里曰高陽里

**本土二**

**原買臣還**  
朱買臣衣  
**疏廣歸**  
疏廣字仲翁告老歸鄉

請族人相與娛樂  
樂所自生  
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

也仁美非吾土  
王粲登樓賦云雖信美而  
父母之邦

柳下惠曰何必  
君子之操  
鍾儀詳  
王烈以義行稱

政術部  
淵盤類卷一百三十三  
本土



鄉里 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直將質之於

使王彥方知之孟嘉以禮讓化鄉里蔡衍字孟嘉以禮讓化

決之其所爭增祀枌榆漢高祖微時祭枌榆之社及

者皆無怨思尊鱸張翰字季鷹齊王冏辟為掾冏時執

命駕歸遂鄉思轉深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下奮

懷舊都柳子厚書云河東吾土也其間有大河條城

社里問列子云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

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

人同行者啞然大笑及至燕悲心更微庶泉讓水年漢

國耳其人及至燕悲心更微庶泉讓水年漢

此水否對曰臣漢中惟有文里武鄉庶泉讓水足表

名不名自來周書大聚云天若欲來天下之民先設

陰不自來維持其民中論先王制六鄉六遂原舊

貫故鄉地著土風編戶之氓出鄉之節

原五遷三徙孟庚五遷人咨胥怨附邊遷寡

戶部格非沿邊州及側戶千軍府百姓欲於沿邊

州府附戶居住並聽與本管計會具申所由准丁授

自給復十年有事於本州防禦不須差外征鎮驚走

徙授魏祖徙淮南人田疇諫不從十餘萬驚走於吳

帝詔坐法當徙充新秦留長安漢武徙貧民於南

政術部勿徒當傳勿徒充新秦留長安漢武徙貧民於南







**原徙名數** 恥關外漢元帝徵孔霸為師號哀成君徒

之入詔為徙 邊人內移 近親附貫後漢張魚字然

為護匈奴中郎願徙屬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

**增避地移宗族** 居洛為鄉人卓之亂聚曰荀或以董

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從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牧同

曰司馬溫公判南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與邠康

**躬耕南陽** 思歸潁上又曰諸葛亮瑯琊人避亂耕南

陵人中年乃欲居潁其思潁詩序南京以後詩十餘篇

皆思潁之作又序云今年六十四免并得蔡蔡穎連疆

公薨而四子皆為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

為讀二序

**流亡**

**原不根著** 流民不禮喪亦不 不可久禮喪亦不 流民逾多流

逾多而計文 游民且懼且懼奔逃 椎冰而亡時魏祖

以通船道人憚役而亡 盡室而行帖白 增無籍通文獻

曰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 加配又曰唐武宗會

輸納不辦多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 逃

**竄未免** 言又曰宋孝武大明中王敬弘上 人戶流離又

爾朱之亂政移臣下分為東西戰 飛走莫制又曰通

爭不息人戶流離官司文簿散棄 率棄田廬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

如鳥獸飛走莫制 率棄田廬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 荆襄撫治又

河南民不堪命率棄田廬相繼亡去 流亡

尚監頁白卷一百三十二

流亡

五







